黄　　金

王鲁彦　著

百花洲文库

江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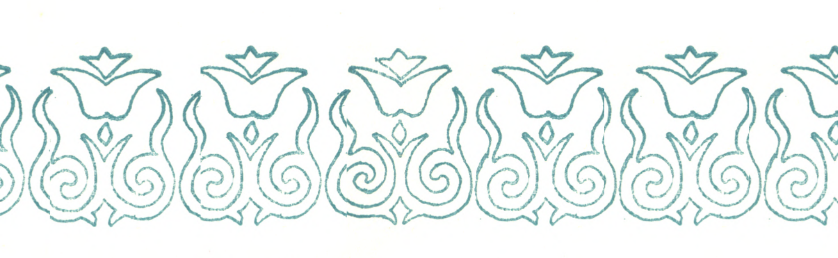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王鲁彦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目　　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重印题记

1920年代，有一群浙江青年，由于种种不同的遭遇，流浪在北京。他们做小职员、小买卖，勉强维持生活，但同时他们都迫切需要文化，需要知识。情况好一些的，便到北京大学去旁听，或参加工读互助团。情况差一些的，只能向图书馆或街头报刊中去猎取他们的精神粮食。他们是受到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的第一代文学青年。他们追随着鲁迅、冰心、俞平伯、朱自清等较早一些作家的脚迹，开始写作新文学的散文、诗或小说。他们的作品在京沪报刊上发表，逐渐露出头角，使他们成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期间的知名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我所熟悉的有冯雪峰、姚蓬子、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

1929年我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世界语学会绿光社，由姚蓬子的介绍认识了王鲁彦。当时我对他的情况毫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位世界语学者，曾陪同

盲诗人爱罗先珂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送了我一本《花束》，这是他从世界语译出的一本极有趣味的民俗学小书。这以后，他为衣食而奔走，离开了上海，我才开始看到他的小说。到1932年，我办《现代》杂志，他常有作品寄给我，后来他编了一本小说集《屋顶下》，收在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1936年我离开上海去杭州养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的文艺界朋友一时星散，从此我和鲁彦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大概前后不过五六年的时间，我和鲁彦会晤闲谈的机会最多只有五六次，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在鲁迅的前导之下，许钦文、魏金枝和王鲁彦的小说都是以浙江农村或小城镇的世态人情为题材内容。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都是痛心疾首的。他们描写的故事，都是忠厚善良的劳动人民怎样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所压榨，怎样为封建礼教所迫害。鲁迅曾经把他们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并且在许钦文和王鲁彦之间指出了他们俩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茅盾写过一篇《王鲁彦论》，指出鲁彦的早期作品的创作方法有“教训主义”的倾向，似乎作品的艺术性就差了一点。这两位先辈作家的评论，说明了鲁彦对他所生活着的封建旧社会，怀着极深刻的愤懑，他不能象鲁迅、许钦文那样用冷隽的笔调来刻画这个旧社会，他不自觉地用了斥

责、揭发的笔调来控诉这个旧社会，因而就显了出有教训意味。

鲁彦曾不止一次自谦他写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还不够深刻，因为他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充实。我以为这的确是他虚心学习的态度。为了衣食，他奔走于天南地北，在同辈作家中，他的生活是最艰苦的，因而也说明了，他的社会生活经验是最充实的。

鲁彦曾译过一些欧洲的民间文学，也懂得一些民俗学，大概多少受到爱罗先珂、周作人、江绍原等人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明显地透露着他对民俗学的趣味。

在《菊英的出嫁》里，他详细地记录了浙东民间冥婚的礼仪，在《小小的心》里，他描写了闽南一带贩卖儿童的风气，可知他随时在注意民间的习俗，如果他的创作生命长久一些，我想他的作品里一定会有丰富的民俗学资料，成为他的作品的又一特征。

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是一种社会史。鲁迅、许钦文、魏金枝、王鲁彦的小说，是浙东封建社会的史料。它们也可以扩大到苏、皖、赣、闽这一大片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封建社会结构和人民风俗习惯，大致上是同样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也看不到这个社会，也不熟悉这些民情风俗了。于

是，解放以前，描写旧社会的小说，对今天的青年，都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史读物。

《黄金》是鲁彦第二个小说集，也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我们现在依据一九二九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初印本，改正错字，重排印行。鲁彦的著作，数十年不见于书市，现在的文学青年，很少人知道新文学运动初期有一位为鲁迅所器重的青年作家王鲁彦。我现在把《黄金》编入《百花洲文库》，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为现代青年供应一种温故知新的文学读物，同时，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为亡友延续其作品的生命。

1983年5月8日　施蛰存

未曾写成之序

——即以此代序

“现在应该做序了，”我想。

“《柚子》没有序，《黄金》初版没有序，再版的《黄金》无论如何应该有一篇序了，”我想。

于是我展开了稿纸，提起笔来。

我思索怎样着手写序了。

愤怒的思想突然充满了我的脑子，我写了：“我，王鲁彦，是中国第一个作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作家！……

“我的作品不堪言说的美，内容不堪言说的丰富！……

“我的笔尖有无穷的力！……

“世界在我的笔下旋转！……

“哈，人类！微小的人类！……”

于是我笑了。

第一次的序到此便告了终结。我必须从新思索了。

悲哀从我心的深处涌了出来，我换了一张纸，

写了下来：

“我，《黄金》的作者，是最卑劣的一个！……

“我的作品是不堪言说的丑陋……”

我又笑了。

第二次的序也就告了终结。我又必须从新思索了。

时计在桌上切侧切侧的响着，我看见了中山先生的肖像，下面是两个英文字：Swiss Made。

“有了，”我想。

我提起笔来，去装墨水，看见了我的自来水笔套上“Parker”在亮晶晶地发光，“Ideal”危然站在墨水匣边上。

“更有了，”我想。

我换了一张新的稿纸。

我发见稿纸右端有七个细小的字：“二十字诘各十行”。

我不明白这几个字的意义，抬起头来，看见了一个满是墨渍的铜笔架，插着四支毛笔，笔杆上刻着细削的字：“上品鸡狼毫”。离开笔架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只被烟油熏黄了的铜墨盒。上面刻着两个空心字：“吉利”。

“做序的资料更有了，”我想。

这样的想着，我的目光忽然遇到了一个时

装的女人的肖像，上面两个非常熟悉的英文字“MY DEAR”。

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便澎涨起来，我急速地取了一支香烟在手里，从红色黑字的“利国”火柴匣中，抽出一支火柴，擦的燃起，吸起纸烟来。

纸烟燃着的一端，渐渐变成了灰白色的烟灰，“MY DEAR”渐渐残缺，女人的肖像不久也冒烟了。

那烟是异样的可爱：青白的颜色，分成几岔，弯弯曲曲地在我的面前盘绕着，消失着，陆续地散发着。

我望着望着，眼睛渐渐模糊了……

是在一间极大的办公厅里。冷清清的没有什么人。我坐在桌子前，握着笔，预备写一篇序。

长方桌和椅子前后左右摆着。有几张桌上杂乱地堆积着案卷。左边的桌上还昂然坐着一顶尖削的瓜皮小帽。那边的衣架戴着三五顶大帽，披着长衫和洋装。房子是中国式的，但窗子却是洋式，又大又多，玻璃窗可以往上推，可以往下扯。粉刷的天花板有几处染上了很大的霉渍。

忽然，合拍的哨子声和大声的呼喊响了。

我惘然站了起来。

壁上的时钟指出六点零五十分。

是同事们操练拳术的时候了。

我想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和帝国主义开战的未来……

我不想继续我的序，不自主的踱出了办公厅，往操场走去。

但早操的时间已过，同事们簇拥着回来了。许多人都满面流着汗。这时正是夏天开始的时候，天气已经一天比一天炎热。

办公厅突然紧张起来，热闹得非常。

到处扰攘而且扰攘。

“今天再也没有清静的机会让我做序了！”

我想着，走近了操场。

我的心起了异样的感觉：

操场上跪着一队卫兵，捧着枪，瞄准着，扳动着枪机。

威严而且吓人。

“做序的材料又多了一种了，”我想。

我离开了操场，向别一条路走去。

那是水榭。

我沉思着……

我听见乐器的声音了。那是从水榭旁的音乐室里发出来的：有人在奏“三娘教子”；风琴提琴，二胡和笛子合奏着。随后细而且高的假装女人的喉咙唱了……

“哈哈哈！……”

我忽然听见大声的轧轧轧轧的声音，清醒而且笑了。

是在冬天的一个晚上。朋友们都已睡熟。我独自伏在桌上。我的手臂下铺着已经写过和未曾写过的稿纸——我是想给《黄金》做一篇序的。

“现在是不能不做了，材料更有了！”我想。

但这样想着，轧轧轧轧的声音愈加洪大了。那是附近电灯厂电机的声音。它轧轧轧轧的响着，在扰乱我的思想。

我异常的愤怒……

我的桌上的油灯渐渐暗淡了下去……

但愤怒又立刻平息了。我有了新的思想：

“这个世界上毕竟有了几盏电灯了！”

我已非常的疲倦。

好好地给《黄金》写一篇序，似乎不可能了。我不再写未曾写成的序。这原是不需要怎样的堂皇。写一篇短短的文字，记述记述未曾写成序文的经过，代替了序，该是可以的罢。

我喜欢这样。

因为虽然是代序，也就是序了！

一九二八，十一，二十八。

黄　金

陈四桥虽然是一个偏僻冷静的乡村，四面围着山，不通轮船，不通火车，村里的人不大往城里去，城里的人也不大到村里来，但每一家人家却是设着无线电话的，关于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无论大小，他们立刻就会知道，而且，这样的详细，这样的清楚，仿佛是他们自己做的一般。例如，一天清晨，桂生婶提着一篮衣服到河边去洗涤，走到大门口，遇见如史伯伯由一家小店里出来，一眼瞥去，看见他手中拿着一个白色的信封，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儿子来了信了，眼光转到他的脸上去，看见如史伯伯低着头一声不响的走着，她就知道他的儿子在外面不很如意了，倘若她再叫一声说，“如史伯伯，近来萝卜很便宜，今天我和你去合买一担来好不好？”如史伯伯摇一摇头，微笑着说，“今天不买，我家里还有菜吃。”于是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儿子最近没有钱寄来，他家里的钱快要用完，快要……快要……了。

不到半天，这消息便会由他们自设的无线电话传遍陈四桥，由家家户户的门缝里窗隙里钻了进去，仿佛阳光似的，风似的。

的确，如史伯伯手里拿的是他儿子的信；一封不很如意的信，最近，信中说，不能寄钱来；的确，如史伯伯的钱快要用完了，快要……快要……

如史伯伯很忧郁，他一回到家里便倒在藤椅上，躺了许久，随后便在房子里踱来踱去，苦恼地默想着。

“悔不该把这些重担完全交给了伊明，把自己的职务辞去，现在……”他想，“现在不到二年便难以维持，便要摇动，便要撑持不来原先的门面了……悔不该——但这有什么法子想呢？我自己已是这样的老，这样的衰，讲了话马上就忘记，算算账常常算错，走路又踉踉跄跄，谁喜欢我去做账房，谁喜欢我去做跑街，谁喜欢我……谁喜欢我呢？”

如史伯伯想到这里，忧郁地举起两手往头上去抓，但一触着头发脱了顶的光滑的头皮，他立刻就缩回了手，叹了一口气。这显然是悲哀侵占了他的心，觉得自己老得不堪了。

“你总是这样的不快乐，”如史伯母忽然由厨房里走出来，说。她还没有象如史伯伯那么老，很有精神，一个肥胖的女人，但头发也有几茎白了。“你父母留给我们的只有一间破屋，一口破衣橱，

一张旧床，几条板凳，没有田，没有多的屋，现在，我们已把家庭弄得安安稳稳，有了十几亩田，有了几间新屋，一切应用的东西都有，不必再向人家去借，只有人家向我们借，儿子读书知礼，又很勤苦——弄到这步田地，也够满意了，你还只是这样忧郁的做什么！”

“我没有什么不满意，”如史伯伯假装出笑容，说，“也没有什么不快乐。只是在外面做事惯了，有吃有笑有看，住在家里冷清清的，没有趣味，所以常常想，最好是再出去做几年事，而且，儿子书虽然读了多年，毕竟年纪还轻，我不妨再帮他几年。”

“你总是这样的想法，儿子够能干了，放心罢。——哦，我昨晚做了一个梦，忘记告诉你了：我看见伊明带了一顶五光十色的帽子，摇摇摆摆的走进门来，后面七八个人抬着一口沉重的棺材，我吓了一跳，醒来了。但是醒后一想，这是一个好梦：伊明带着五光十色的帽子，显然是做了官了；沉重的棺材，明明就是做官得来的大财。这几天，伊明一定有银信寄到的了。”如史伯母说着，不知不觉地眉飞目舞的欢喜起来。

听了这个，如史伯伯的脸上也现出了一阵微笑，他相信这帽子确是官帽，棺材确是财。但忽然想到刚才接得的信，不由得又忧郁起来，脸上的笑

容又飞散了。

“这几天一定有钱寄到的，这是一个好梦。”他又勉强装出笑容，说。

刚才接到了儿子一封信，他没有告诉她。

第二天午后，如史伯母坐在家里寂寞不过，便走到阿彩婶家里去。阿彩婶平日和她最谈得来，时常来往，她们两家在陈四桥都算是第二等的人家。但今天不知怎的，如史伯母一进门，便觉得有点异样：那时阿彩婶正侧面的立在衖子那一头，忽然转过身去，往里走了。

“阿彩婶，午饭吃过吗？”如史伯母叫着说。

阿彩婶很慢很慢的转过头来，说，“啊，原来是如史伯母，你坐一坐，我到里间去去就来。”说着就进去了。

如史伯母是一个聪明人，她立刻又感到了一种异样：阿彩婶平日看见她来了，总是搬凳拿茶，嘻嘻哈哈的说个不休，做衣的时候，放下针线，吃饭的时候，放下碗筷，今天只隔几步路侧着面立着，竟会不曾看见，喊她时，她只掉过头来，说你坐一坐就走了进去，这显然是对她冷淡了。

她闷闷地独自坐了约莫十五分钟，阿彩婶才从里面慢慢的走了出来。

“真该死！他平信也不来，银信也不来，家里的钱快要用完了也不管！”阿彩婶劈头就是这样

说。“他们男子都是这样，一出门，便任你是父亲母亲，老婆子女，都丢开了！”

“不要着急，阿彩叔不是这样一个人。”如史伯母安慰着她说。但同时，她又觉得奇怪了：十天以前，阿彩婶曾亲自对她说过，她还有五百元钱存在裕生木行里，家里还有一百几十元，怎的今天忽然说快要用完了呢？……

过了一天，这消息又因无线电话传遍陈四桥了：如史伯伯接到儿子的信后，愁苦得不得了，要如史伯母跑到阿彩婶那里去借钱，但被阿彩婶拒绝了。

有一天是裕生木行老板陈云廷的第三个儿子结婚的日子，满屋都挂着灯结着彩，到的客非常之多。陈四桥的男男女女都穿得红红绿绿，不是绸的便是缎的。对着外来的客，他们常露着一种骄矜的神气，仿佛说：你看，裕生老板是四近首屈一指的富翁，而我们，就是他的同族！

如史伯伯也到了。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湖绉棉袍，玄色大花的花缎马褂。他在陈四桥的名声本是很好，而且，年纪都比别人大，除了一个七十岁的阿瑚先生。因此，平日无论走到那里，都受族人的尊敬。但这一天不知怎的，他觉得别人对他冷淡了，尤其是当大家笑嘻嘻地议论他灰色湖绉棉袍的时候。

"阿，如史伯伯，你这件袍子变了色了，黄了！"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说。

"真是，这样旧的袍子还穿着，也太俭省了，如史伯伯！"绰号叫做小耳朵的珊贵说，接着便是一阵冷笑。

"年纪老了还要什么好看，随随便便算了，还做什么新的，知道我还能活……"如史伯伯想到今天是人家的喜期，说到"活"字便停了口。

"老年人都是这样想，但儿子总应该做几件新的给爹娘穿。"

"你听，这个人专门说些不懂世事的话，阿凌哥！"如史伯伯听见背后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人这样说。"现在的世界，只有老子养儿子，还有儿子养老子的吗？你去打听打听，他儿子出门了一年多，寄了几个钱给他了！年轻的人一有了钱，不是赌就是嫖，还管什么爹娘！"接着就是一阵冷笑。

如史伯伯非常苦恼，也非常生气，这是他第一次听见人家的奚落。的确，他想，儿子出门一年多，不曾寄了多少钱回家，但他是一个勤苦的孩子，没有一刻忘记过爹娘，谁说他是喜欢赌喜欢嫖的呢？

他生着气踱到别一间房子里去了。

喜酒开始，大家嚷着"坐，坐，"便都一一的坐在桌边，没有谁提到如史伯伯，待他走到，为老

年人而设，地位最尊敬，也是他常坐的第一二桌已坐满了人，次一点的第三第五桌也已坐满，只有第四桌的下位还空着一位。

“我坐到这一桌来，”如史伯伯说着，没有往凳上坐。他想，坐在上位的品生看见他来了，一定会让给他的。但是品生看见他要坐到这桌来，便假装着不注意，和别个谈话了。

“我坐到这一桌来，”他重又说了一次，看有人让位子给他没有。

“我让给你，”坐在旁边，比上位卑一点地方的阿琴看见品生故意装做不注意，过意不去，站起来，坐到下位去，说。

如史伯伯只得坐下了。但这侮辱是这样的难以忍受，他几乎要举起拳头敲碗盏了。

“品生是什么东西！”他愤怒的想，“三十几岁的木匠！他应该叫我伯伯！平常对我那样的恭敬，而今天，竟敢坐在我的上位！狗！狗！……”

他觉得隔座的人都诧异的望着他，便低下了头。

平常，大家总要谈到他，当面称赞他的儿子如何的能干，如何的孝顺，他的福气如何的好，名誉如何的好，又有田又有钱；但今天座上的人都仿佛没有看见他似的，只是讲些别的话。

没有终席，如史伯伯便推说已经吃饱，郁郁的

起身回家。甚至没有走得几步，他还听见背后一阵冷笑，仿佛正是对他而发的。

“品生这狗！我有一天总得报复他！”回到家里，他气愤愤的对如史伯母说。

如史伯母听见他坐在品生的下面，几乎气得要哭了。

“他们明明是有意欺侮我们！”她哽着声说，“咳，运气不好，儿子没有钱寄家，人家就看不起我们，欺侮我们了！你看，这班人多么会造谣言：不知那一天我到阿彩婶那里去了一次，竟说我是向她借钱去的，怪不得她许久不到我这里来了，见面时总是冷淡淡的。”

“伊明再不寄钱来，真是要倒霉了！你知道，家里只有十几元钱了，天天要买菜买东西，如何混得下去！”

如史伯伯说着，又忧郁起来，他知道这十几元钱用完时，是没有地方去借的，虽然陈四桥尽多有钱的人家，但他们都象虫一样的小器，你还没有开口，他们就先说他们怎样的穷了。

三天过去，第四天晚上，如史伯伯最爱的十五岁小女儿放学回来，把书包一丢，忍不住大哭了。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好不伤心，看见最钟爱的女儿哭了起来，他们连忙抚慰着她，问她什么。过了许久，几乎如史伯母也要流泪了，她才停止啼哭，呜

呜咽咽地说：

“在学校里，天天有人问我，我的哥哥写信来了没有，寄钱回来了没有。许多同学，原先都是和我很要好的，但自从听见哥哥没有寄钱来，都和我冷淡了，而且还不时的讥笑地对我说，你明年不能读书了，你们要倒霉了，你爹娘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先生对我也不和气了，他总是天天骂我愚蠢……我没有做错的功课，他也说我做错了……今天，他出了一个题目，叫做“冬天的乡野”，我做好交给他看，他起初称赞说，做得很好，但忽然发起气来，说我是抄的！我问他从什么地方抄来，有没有证据，他回答不出来，反而愈加气怒，不由分说，拖去打了二十下手心，还叫我面壁一点钟……”她说到这里又哭了，“他这样冤枉我……我不愿意再到那里读书去了！……”

如史伯伯气得呆了，如史伯母也只会跟着哭。他们都知道那位先生的脾气：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一向和气，对于没有钱人家的孩子只是骂打的，无论他错了没有。

“什么东西！一个连中学也没有进过的光蛋！”如史伯伯拍着桌子说，“只认得钱，不认得人，配做先生！”

“说来说去，又是自己穷了，儿子没有寄钱来！咳，咳！”如史伯母揩着女儿的眼泪说，“明

年让你到县里去读，但愿你哥哥在外面弄得好！”

一块极其沉重的石头压在如史伯伯夫妻的心上似的，他们都几乎透不过气来了。真的穷了吗？当然不穷，屋子比人家精致，田比人家多，器用什物比人家齐备，谁说穷了呢？但是，但是，这一切不能拿去当卖！四周的人都睁着眼睛看着你，如果你给他们知道，那么你真的穷了，比讨饭的还要穷了！讨饭的，人家是不敢欺侮的；但是你，一家中等人家，如果给了他们一点点、只要一点点穷的预兆，那么什么人都要欺侮你了，比对于讨饭的，对于狗，还利害！……

过去了几天忧郁的时日，如史伯伯的不幸又来了。

他们夫妻两个只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出了门，大女儿出了嫁，现在住在家里的只有三个人。如果说此外还有，那便只有那匹年轻的黑狗了。来法，这是黑狗的名字。它生得这样的伶俐，这样的可爱；它日夜只是躺在门口，不常到外面去找情人，或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吃。遇见熟人或是面貌和善的生人，它仍躺着让他进来，但如果遇见一个坏人，无论他是生人或熟人，它远远的就嗥了起来，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他就想进来，那么它就会跳过去咬那人的衣服或脚跟。的确奇怪，它不晓得是怎样辨别的，好人或坏人，而它的辨

别，又竟和主人所知道的无异。夜里，如果有什么声响，它便站起来四处巡行，直至遇见了什么意外，它才嗥，否则是不做声的。如史伯伯一家人是这样的爱它，与爱一个二三岁的小孩一般。

一年以前，如史伯伯做六十岁生辰那一天，来了许多客。有一家人家差了一个曾经偷过东西的人来送礼，一到门边，来法就一声不响的跳过去，在他的脚骨上咬了一口。如史伯伯觉得它这一天太凶了，在它头上打了一下，用绳子套了它的头，把它牵到花园里拴着，一面又连忙向那个人陪罪，拿药给他敷。来法起初嗥着，挣扎着，但后来就躺下了。酒席散后，有的是残肉残鱼，伊云，如史伯伯的小女儿，拿去放在来法的面前喂它吃，它一点也不吃，只是躺着。伊云知道它生气了，连忙解了它的绳子。但它仍旧躺着，不想吃。拖它起来，推它出去，它也不出去。如史伯伯知道了，非常的感动，觉得这惩罚的确太重了，走过去抚摩着它，叫它出去吃一点东西，它这才摇着尾巴走了。

“它比人还可爱！”如史伯伯常常这样的说。

然而不知怎的，它这次遇了害了。

约莫在上午十点钟光景，有人来告诉如史伯伯，说是来法跑到屠坊去拾肉骨吃，肚子上被屠户阿灰砍了一刀，现在躺在大门口嗥着。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听见都吓了一跳，急急忙忙跑出去看，果

然它躺在那里嗥，浑身发着抖，流了一地的血。看见主人去了，它掉转头来望着如史伯伯的眼睛。它的目光是这样的凄惨动人，仿佛知道自己就将永久离开主人，再也看不见主人，眼泪要涌了出来似的。如史伯伯看着心酸，如史伯母流泪了。他们检查它的肚子，割破了一尺多长的地方，肠都拖出来了。

“你回去，来法，我马上给你医好，我去买药来。”如史伯伯推着它说，但来法只是望着嗥着，不能起来。

如史伯伯没法，急急忙忙地跑到药店里，买了一点药回来，给它敷上，包上。隔了几分钟，他们夫妻俩出去看它一次，隔了几分钟又出去看它一次。吃中饭时，伊云从学校里回来了。她哭着抚摩着它很久很久，如同亲生的兄弟遇了害一般的伤心，看见的人也都心酸。看看它哼得好一些，她又去拿了肉和饭给它吃，但它不想吃，只是望着伊云。

下午二点钟，它哼着进来了，肚上还滴着血。如史伯母忙找了一点旧棉花旧布和草，给它做了一个柔软的躺的窝，推它去躺着，但它不肯躺。它一直踱进屋后，满房走了一遍，又出去了，怎样留它也留不住。如史伯母哭了。她说它明明的知道自己不能活了，舍不得主人和主人的家，所以又最后来走

了一次，不愿意自己肮脏地死在主人的家里，又到大门口去躺着等死了，虽然已走不动。

果然，来法是这样的，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它吐着舌头死在大门口了，地上还流了一地的血。

“我必须为来法报仇！叫阿灰一样的死法！”伊云哭着，诅咒说。

“咳！不要做声，伊云，他是一个恶棍，没有办法的。受他欺侮的人何至数个！说来说去，又是我们穷了，不然他怎敢做这事情！……”说着，如史伯母也哭了起来。

听见“穷”字，如史伯伯脸色渐渐青白了，他的心撞得这样的利害：犹如雷雨狂至时，一个过路的客人用着全力急急地敲一家不相识者的门，恨不得立时冲进门去的一般。

在他的账簿上，已只有十二元零几角存款。而三天后，是他们远祖的死忌，必须做两桌羹饭；供过后，给亲房的人吃，这里就须化六元钱。离开小年，十二月二十四，只有十几天，在这十几天内，店铺都要来收账，每一个收账的人都将说，“中秋没有付清，年底必须完全付清的，现在……”现在，现在怎么办呢？伊明不是来信说，年底不限定能够张罗一点钱，在二十四以前寄到家吗？……他几乎也急得流泪了。

三天过去，便是做羹饭的日子。如史伯伯一清

早便提着篮子到三里外的林家塘去买菜。簿子上写着，这一天羹饭的鱼，必须是支鱼。但寻遍鱼摊，如史伯伯看不见一条支鱼，不得已，他买了一条米鱼代替。米鱼的价钱比支鱼大，味道也比支鱼好，吃的人一定满意的，他想。

晚间，羹饭供在祖堂中的时候，亲房的人都来拜了。大房这一天没有人在家，他们知道二房轮着吃的是阿安，他的叔伯兄弟阿黑今年轮不到吃，便派阿黑来代大房。

阿黑是一个驼背的泥水匠，从前曾经有过不名誉的事，被人家在屋柱上绑了半天。他平常对如史伯伯是很恭敬的。这一天不知怎样，他有点异样：拜过后，他睁着眼睛，绕着桌子看了一遍，象在那里寻找什么似的。如史伯母很注意他。随后，他拖着阿安走到屋角里，低低的说了一些什么。

酒才一巡，阿黑便先动筷钳鱼吃。尝了一尝，便大声的说：

"这是什么鱼？米鱼！簿子上明明写的是支鱼！做不起羹饭，不做还要好些！……"

如史伯伯气得跳了起来，说：

"阿黑！支鱼买不到，用米鱼代还不好吗？那种贵？那种便宜？那种好吃？那种不好吃？"

"支鱼贵！支鱼好吃？"

"米鱼便宜！米鱼不好吃！"阿安突然也站了

起来说。

如史伯伯气得呆了。别的人都停了筷，愤怒地看着阿黑和阿安，显然觉得他们是无理的。但因为阿黑这个人不好惹，都只得不做声。

“人家儿子也有，却没着看见过连羹饭钱也不寄给爹娘的儿子！米鱼代支鱼！这样不好吃！”阿黑左手拍着桌子，右手却只是钳鱼吃。

“你说什么话！畜生！”如史伯母从房里跳了出来，气得脸色青白了。“没有良心的东西！你靠了谁，才有今天？绑在屋柱上，是谁把你保释的？你今天有没有资格说话？今天轮得到你吃饭吗？……”

“从前管从前，今天管今天！……我是代表大房！……明年轮到我当办，我用鲤鱼来代替！鸭蛋代鸡蛋！小碗代大碗！……”阿黑似乎不曾生气，这话仿佛并不是由他口里出来，由另一个传声机里出来一般。他只是喝一口酒，钳一筷鱼，慢吞吞地吃着。如史伯母还在骂他，如史伯伯在和别人谈论不是，他仿佛都不曾听见。

几天之后，陈四桥的人都知道如史伯伯的确穷了：别人家忙着买过年的东西，他没有买一点，而且，没有钱给收账的人，总是约他们二十三，而且，连做羹饭也没有钱，反而给阿黑骂了一顿，而且，有一天跑到裕生木行那里去借钱没有借到，而

且，跑到女婿家里去借钱，没有借到，坐着船回来，船钱也不够，而且……而且……

的确，如史伯伯着急得没法，曾到他女婿家里去借过钱。女婿不在家里。和女儿说着说着，他哭了。女儿哭得更利害。伊光，他的大女儿，最懂得陈四桥人的性格：你有钱了，他们都来了，对神似的恭敬你；你穷了，他们转过背去，冷笑你，诽谤你，尽力的欺侮你，没有一点人心。她小时，不晓得在陈四桥受了多少的气，看见了多少这一类的事情。现在，想不到竟转到老年的父母身上了。她越想越伤心起来。

"最好是不要住在那里，搬到别的地方去。"她哭着说，"那里的人比畜生还不如！……"

"别的地方就不是这样吗？咳！"年老的如史伯伯叹着气，说。他显然知道生在这世间的人都是一样的。

伊光答应由她具名打一个电报给弟弟，叫他赶快电汇一点钱来，同时她又叫丈夫设法。最后给了父亲三十元钱，安慰着，含着泪送她父亲到船边。

但这三十元钱有什么用呢？当天付了两家店铺就没有了。店账还欠着五十几元。过年不敬神是不行的，这里还需十几元。

在他的账簿上，只有三元零几个铜子的存款

了！

收账的人天天来，他约他们二十三那一天一定付清。

十二月十六日，账簿上只有二元八角的存款……

“这样羞耻的发抖的日子，我还不曾遇到过……”如史伯伯颤动着语音，说。

如史伯母含着泪，低着头坐着，不时在沉寂中发出沉重的长声的叹息。

“啊啊，多福多寿，发财发财！”忽然有人在门外叫着说。

隔着玻璃窗一望，如史伯伯看见强讨饭的阿水来了。

他不由得颤动着站了起来。“这个人来，没有好结果，”他想着走了出去。

“啊，发财发财，恭喜恭喜！财神菩萨！多化一点！”

“好，好，你等一等，我去拿来。”如史伯伯又走了进来。

他知道阿水回来是要比别的讨饭的拿得多的，于是就满满的盛了一碗米出去。

“不行，不行，老板，这是今年最末的一次！”阿水远远的就叫了起来。

“那末你拿了，我再去盛一碗来。”如史伯伯

知道，如果阿水说“不行，”是真的不行的。

“差得远，差得远！象你们这样的人家，米是不要的。”

“你要什么呢？”

“我吗？现洋！”阿水睁着两只凶恶的眼睛，说。

“不要说笑话，阿水，象我们这样的人家，那里……”

“哼！你们这样的人家！你们这样的人家！我不知道吗？到这几天，过年货也还不买，藏着钱做什么！施一点给讨饭的！”阿水带着冷笑，恶狠狠地说。

“今年实在……”如史伯伯忧郁地说，但阿水立刻把他的话打断了。

“不必多说，快去拿现洋来，不要担搁我的工夫！”

如史伯伯没法，慢慢地进去了。从柜子里，他拿了四角钱。正要出去，如史伯母急得跳了起来，叫着说：

“你发疯了吗？一个讨饭的，给他这许多钱！”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如史伯伯低声的说着，又走了出去。

“四角吗？看也没有看见。我又不是小讨饭的，哼！”阿水忿然的说，偏着头，看着门外。

"一千多亩田，二万元现金的人家，竟拿出这一点点来哄小孩子！谁要你的！"

"你去打听打听，阿水！我那里有这许多……"

"不要多说！快去拿来！"阿水不耐烦的说。

如史伯伯又进去了。他又拿两角钱。

"六角总该够了罢，阿水？我的确没有……"

"不上一元，用不着拿出来！钱，我看得多了！"阿水仍偏着头说。

这显然是没有办法的。如史伯伯又进去了。

在柜子里，只有两元零两角……

"把这角子统统给了他算了，罢，罢，罢！"如史伯伯叹着气说。

"天呀！你要我们的命吗？一个讨饭的要这许多钱！"如史伯母气得脸色青白，叫着跳了出去。

"哼！又是两角！又是两角！"阿水冷笑地说。

"好了，好了，阿水！明年多给你一点。儿子的钱的确还没有寄到，家里的钱已经用完了……"

"再要多，我同你到林家塘警察所去拚老命！看有没有这种规矩！"如史伯母暴躁的说。

"好好！去就去！哼！……"

"她是女人家，阿水，原谅她。我明年多给你一点就是了。"如史伯伯忍气吞声的说，在他的灵

魂中，这是第一次充满了羞辱。

“既这样说，我就拿着走了，到底是男人家。哼！我是一个讨饭的，要知道，一个穷光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他拿了钱，喃喃的说着，走了。

走进房里，如史伯母哭了。如史伯伯也只会陪着眼泪。

“阿水这东西，就是这样的坏！”如史伯伯非常气忿的说。“真正有钱的人家，他是决不敢这样的，给他多少，他就拿多少。今天，他知道我们穷了，故意来敲诈。”

忽然，他想到柜子里只有两元，只有两元了……

他点了一炷香，跑到厨房里，对着灶神跪下了……不一会，如史伯母也跑进去在旁边跪下了……

……两个人口里喃喃的祷祝着，面上流着泪……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如史伯伯捧着账簿，失了魂似的呆呆地望着，簿子上很清楚的写着：尚存小洋八角。

“啊，这是一个好梦！”如史伯母由后房叫着说，走了出来。她的脸上露着希望的微笑。

“又讲梦话了！日前不是做了不少的好梦吗？但是钱呢？”如史伯伯皱着眉头说。

“自然会应验的，昨夜。”如史伯母坚决地相信着，开始叙述她的梦了，“不知在什么地方，我看见地上泼着一堆饭，‘罪过，饭泼了一地，’我说着用手去拾，却不知怎的，到手就烂了，象浆糊似的，仔细一看，却是黄色的粪。‘啊，这怎么办呢，满手都是粪了，’我说着，便用衣服去揩手，那知揩来揩去，只是揩不干净，反而愈揩愈多，满身都是粪了。‘用水去洗罢，’我正想着要走的时候，忽然伊明和几个朋友进来了。‘啊！慢一点！伊明慢一点进来！’我慌慌张张叫着说，着急了，看着自己满身都是粪，满地都是粪。‘不要紧的，妈妈，都是熟人，’他说着向我走来，我慌慌张张的往别处跑，跑着跑着，好象伊明和他的朋友追了来似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满身都是粪！’我叫着醒来了。你说，粪不就是黄金吗？呵，这许多……”

“不见得应验，”如史伯伯说。但想到梦书上写着“梦粪染身，主得黄金”，确也有点相信了。

然而这不过是一阵清爽的微风，它过去后，苦恼重又充满了老年人的心。

来了几个收账的人，严重的声明，如果明天再不给他们的钱，他们只得对不住他，坐索了……

时日在如史伯伯夫妻是这样的艰苦，这样的沉重，他们俩都消瘦了，尤其是如史伯伯。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匹拖重载的骡子，挨着饿，耐着苦，忍着

叱咤的鞭子，颠蹶着在雨后泥途中行走。但前途又是这样的渺茫，没有一线光明，没有一点希望。时光留住着罢，不要走近年底！但它并不留住，它一天一天的向这个难关上走着。迅速地跨过这难关罢！但它却有意延宕，要走不走的徘徊着。咳，咳……

夜上来了。他们睡得很迟。他近来常常咳嗽，仿佛有什么梗在他的喉咙里一般。

时钟警告地敲了十二下。四周非常的沉寂。如史伯伯也已沉入在睡眠里。

钟敲二下，如史伯伯又醒了。他记得柜子里只有小洋八角，他预算二十四那一天就要用完了。伊明为什么这几天连信也没有呢？伊光打去的电报没有收到吗？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现在已是二十三，最末的一天，一切店铺里的收账人都将来坐索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耻辱！六十年来没有遇到过！不幸！不幸！……

忽然，他倾着耳朵细听了，仿佛有谁在房子里轻着脚步走动似的。

“谁呀？”

但没有谁回答，轻微的脚步出去了。

“啊！伊云的娘！伊云的娘！起来！起来！”他一面叫着，一面翻起身点灯。

如史伯母和伊云都吓了一惊，发着抖起来了。

衣橱门开着，柜子门也开着，地上放着两只箱子，外面还丢着几件衣服。

“有贼！有贼！”如史伯伯敲着板壁，叫着说。

住在隔壁的是南货店老板松生，他好象没有听见。

如史伯母抬头来看，衣橱旁少了四只箱子，两只在地上，两只不见了。

“打！打！打贼！打贼！”如史伯伯大声的喊着，但他不敢出去。如史伯母和伊云都牵着他的衣服，发着抖。

约莫过去了十五分钟，听听没有动静，大家渐渐镇静了。如史伯伯拿着灯，四处的照，从卧房里照起，直照到厨房。他看见房门上烧了一个洞，厨房的砖墙挖了一个大洞。

如史伯母检查一遍，哭着说把她冬季的衣服都偷去了。此外还有许多衣服，她一时也记不清楚。

“如果，”她哭着说，“来法在这里，决不会让贼进来的。……仿佛他们把来法砍死了，就是为的这个……阿灰不是好人，你记得。我已经好几次听人家说他的手脚靠不住……明天，我们到林家塘警察所去报告，而且，叫他们注意阿灰。”

“没有钱，休提起警察！”如史伯伯狠狠的

说，“而且，你知道，明天如果儿子没有钱寄来，不要对人家说我们来了贼，不然，就会有更不好的名声加到我们的头上，一班人一定会说这是我们的计策，假装出来了贼，可以赖钱。你想，你想，……在这样的世界上，最好是不要活着！……”

如史伯伯叹了一口气，躺倒在藤椅上，昏过去了。

但过了一会，他的青白的脸色渐渐绯红起来，微笑显露在上面了。

他看见阳光已经上升，充满着希望和欢乐的景象。阿黑拿着一个极大的信封，驼背一耸一耸地颠了进来，满面露着笑容，嘴里哼着恭喜，恭喜。信封上印着红色的大字，什么司令部什么处缄。红字上盖着墨笔字，“是清清楚楚的陈伊明。”如史伯伯喜欢得跳了起来。拆开信，以下这些字眼就飞进他的眼里：

……儿已在……任秘书主任……兹先汇上大洋二千元，新正……再当亲解价值三十万元之黄金来家……

“呵！呵！……”如史伯伯喜欢得说不出话了。

门外走进来许多人，齐声大叫“老太爷！老太太！恭喜恭喜！”

阿黑，阿灰，阿水都跪在他们的前面，磕着头……

毒　药

一天下午，光荣而伟大的作家冯介先生正在写一篇故事的时候，门忽然开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他的哥哥的儿子。问了几句关于学校生活的话，他就拿了一本才出版的书给他的侄儿看。书名叫做《天鹅》，是他最得意的一部杰作。冯介先生的文章，在十年以前．已哄动全国。读了他的文章，没有一个不感动，惊异，赞叹，认为是中国最近的唯一的作家。代他发行著作的书店，只要在报纸上登一个预告，说冯介先生有一本书在印刷，预约的人便纷至沓来，到出书的那一天，拿了现钱来购买的人往往已买不到了。即如《天鹅》这本书，初版印了五千部，第三天就必须赶紧再版五千。许多杂志的编辑先生时常到他家里来谈天，若是发见了他在写小说，无论只写了一半或才开始，便先恳求他在那一个杂志上发表，并且先付了很多的稿费，免得后来的人把他的稿子拿到别的地方去

发表。酷爱他的作品的读者屡次写信给他，恳求见他一面，从他那里出去便如受了神圣的洗礼，换了一个灵魂似的愉快。如其得到冯介先生的一封短短的信，便如得到了宝一般，觉得无上的光荣。

“小说应怎样着手写呢，叔叔？”沉没在惊羡里的他的侄儿敬谨而欢乐地接受了《天鹅》，这样的问。

这在冯介先生，已经听得多了。凡一般憧憬于著作的青年或初进的作家，常对他发这样的问话，希冀在他的回答中得到一点启发和指示。他的侄儿也已不止一次的这样问他。

听了这话，冯介先生常感觉一种苦恼，皱着眉头，冷冷的回答说，“随你自己的意思，喜欢怎样，就怎样着手。”

但这话显然是空泛的，不能满足问者的希冀。于是这一天他的侄儿又问了：

“先想好了写，还是随写随想呢，叔叔？”

“整个的意思自然要先想好了才写。”

“我有时愈写愈多，结果不能一贯，非常的散漫，这是什么原因呢？”

“阿，作文法书上不是常常说，搜集材料之后，要整理，要删削，要象裁缝拿着剪刀似的，把无用的零碎边角剪去吗？”

于是他的年青的侄儿象有所醒悟似的，喜悦而

且感激的走了出去。

但冯介先生烦恼了。他感觉到一种不堪言说的悲哀。他觉得自己好象在不知不觉中已把这个青年拖到深黑的陷阱中，离开了美丽的安乐的世界；他觉得自己既用毒药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和无数的青年，而今天又戕害了自己年青的可爱的侄儿，且把这毒药授给了他，教唆他去戕害其他的青年的生命。

这时，一幅险恶的悲哀的图画便突然高高地挂在光荣的作家的面前，箭似的刺他的眼，刺他的心，刺他的灵魂……

二十岁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校里读书。那时显现在他眼前的正是美丽的将来，绕围着的是愉快的世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对于一切都模糊，朦胧。烦恼如浮云一般，即使有时他偶然的遇着，不久也就不留痕迹的散去了。他自已也有一种梦想，正如其他的青年一般，但那梦想在他是非常的甜蜜的。

因为爱好文艺，多读了一点文学书，他有一天忽然兴致来了，提起笔写了一篇短短的故事。朋友们看了都说是很好的作品，可以发表出去，于是他便高兴地寄给了一家报馆。三天后，这篇故事发表了。相熟的人都对他说，他如果努力的写下去是极有希望的。过了不久，上海的某一种报纸而且将他

的故事转载了出来。这使他非常的高兴，又信笔作了一篇寄去发表。这样的接连发表了四五篇，他得了许多朋友的惊异，赞赏。从此他相信在著作界中确有成就的希望，便愈加努力了。

然而美丽的花草有萎谢的时候，光辉的太阳有阴暗的时候，他的命运不能无外来的打击：为了不愿回家和一个不相爱不相熟的女子结婚，激起了父母极大的愤怒，立刻把他的经济的供给停止了。这使他不能再继续地安心读书，不得不跑到一个远的地方去教书。工作和烦恼占据着他，他便有整整的一年多不曾创作。

生活逼迫着他，常使他如游丝似的东飘西荡。一次，他穷得不堪时，忽然想起寄作品给某杂志是有稿费可得的，便写了几千字寄了去。不久，他果然收到了十几元钱。这样的三次五次，觉得也是一种于己于人两无损害的事情，又常常创作了。

有时，他觉得为了稿费而创作是不对的。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产物。为了稿费而创作，有点近于榨取。但有时他又觉得这话不完全合于事实。有好几篇小说，他在二三年前早想好了怎样的开始，怎样的描写，用什么格调，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样的人物，怎样的结束，以及其他等等。动笔写，本是要有一贯的精神，特别的兴致的。现在把这种精神和兴致统辖在稿费的希望之

下，也不能说写出来的一定不如因别的动机写出来的那末好。或者，他常常这样想，榨出来的作品比别的更好一点也说不定，因为那时有一种特别的环境，特别的压迫，特别的刺激和感触，可以增加作品的色彩，使作品更其生动有力。

但这种解释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强辩。编辑先生自从知道他创作是因了稿费，便对他冷淡了。读者，不愿再看他的小说了。稿子寄出去，起初是压着压着迟缓的发表，随后便老实退还了给他。

“这篇稿子太长了，我们登不下，”编辑先生常常这样的对他说，把稿子退还了给他。有时又这样说，“这篇太短了，过于简略。”

在读者的中间常常这样说，“冯介的小说受了S作者的影响，但又不是正统的传代者，所以不值得看。”

一次，一个朋友以玩笑而带讥刺的写信给他说，“你的作品好极了，但翻了一万八千里路的筋斗终于还跳不出作家X君的手心！”

一位公正的批评家在报纸上批评说，“冯介的小说是在模仿N君！”

这种种的刺激使他感觉到一种耻辱，于是他搁笔不写了，虽然他觉得编辑先生的可笑，读者的浅薄。

二年后的一天，他在街上走，无意中遇见了一个久不相见的朋友。那个朋友到这里还只两月。他问了问冯介近来的生活之后，便请冯介给他自己主编的将要出版的月刊做文章。冯介告诉他以前做文章所受的奚落，表示不肯再执笔。

“读者的批评常是不对的，可以不必管它！至于文章的长短，我都发表，你尽管拿来。稿费从丰！”那个朋友说。

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感激从他的心底里涌了出来，他觉得这个朋友对于读者有特殊的眼光，对于他有热心扶助的诚意。这时他的生活正艰苦得厉害，便决计又开始创作了。

“别个的稿费须等登出来了以后才算给，但你，”那个朋友接到了他的稿子，说，“我知道很穷，今天便先给你带了回去。”

“多谢你的帮助！”他接了稿费，屡屡这样的说。

但是编辑先生照例是很忙的。他拿了稿子去，以遇不着人，把稿子交给门房，空手回来的次数较多。回来后，他常写这样的信去：

“好友，送上的稿子想已收到。我日来窘迫万状，恳你先把我的稿费算给我，以救燃眉。拜托拜托！”

有几次，不知是邮差送错了，还是那里的门房

没有交进去，他等了好久终于没有接到回信。连连去了感激而又拜托的信，都没有消息。

“来信读悉，因忙，未能早复，请恕。弟与兄友谊至厚，今兄在患难中需弟帮助，弟安得不尽绵力。稿费容嘱会计课早日送奉可也。”有时编辑先生似乎特别闲空而且高兴，回信来了。

但会计课也是很忙的。接到通知后他们一时还无暇算他的稿费。稿费虽然只有十几元，然而除去标点符号和空白一字一字的数字数，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等待了几天，常使他又不得不亲自跑到会计课去查问。

“昨日已经叫收发课送去了。”会计先生回答说。

收发课同样是忙碌得非常。他们不管他正饿着肚子望眼欲穿的在那里等候，仍须迟缓几天。

这种情形使他感觉得烦恼，羞耻，侮辱。费尽了自己的脑和力及时间，写出来的东西，得到一点酬资，原是分内的事。但他却须对人家表示感激，乞丐似的伸出手去恳求，显出自己是一个穷迫可怜的动物。时时只听见人家恩惠的说，“你穷，你可怜，我救你！……”同时又仿佛听见人家威吓似的说，“你的生命就在我的手中！我要你活下去就活下去，要你死就死！……”即使是会计先生，收发课的人，或一个不重要的送信者，都可以昂然的对他表示这种骄傲，这种侮辱。他觉得卖稿子远不如

在马路上的肩贩，客人要买什么货时，须得问问他的价钱，合便卖，不合便不卖，当场拿出现钱来，一面交出货去，各无恩怨的走散。只有稿子寄了去不能说一声要多少稿费，编辑先生收受了，还须对他表示感激。不收受，就把它捻做一团丢入字纸篦，不能说一句话，还须怪自己献丑。侥幸的给了稿费，无论一元钱一千字或五角钱一千字，随他们自己的意思，你都须感激。如果人家说，“你穷，我帮助你，收受你的稿子，给你稿费。”你就须感激，感激，而又感激！象被鞭挞的牛马对于宽恕它的主人一般，象他救了你一条命，恩谊如山一般……

想着想着，他几乎又不愿再写小说了。然而，生活的压迫也正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如其他的平凡的人一般，他只得先来解决物质上的问题，忍垢含辱的依旧写些小说。

三年过去，他的小说集合起来竟有了厚厚的三本。他便决计去找书店印单行本。严密的重新检阅了几遍，他觉得也还不十分粗糙。在这些小说里面，他看见了自己的希望和失望，快乐和痛苦，泪和血，人格与灵魂。

“无论人家怎样批评，只要我自己满意就是了。”他想着就开始去寻觅出版的书店。

S城的商业虽然繁盛，书店虽然多至数十家，

但愿意给他印书的却不容易找到。书店的经理不是说资本缺乏，便是说经费支绌。其实无非因为他是一个不出名的作家。怕出版后销路不好罢了。

找了许多书店，稿子经过了许多商人的审查，搁了许多时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才被一家以提倡新文化为目的的书店留住。

“这部书销路好坏尚难预测，我们且印六百本看看再说。”这家书店的经理这样说。于是他才欣喜地满足的走了。

六个月后，这部书出版了。他所听见的批评倒也还好，这一来他很喜欢。

三个月后，忽然想到这部小说集的销路，便写信去问书店的经理。

“销路很坏，不知何日方能售完。……”回信这样说。

这使他非常的愤怒，对于读者，他眼看着一般研究性的或竟所谓淫书，或一些无聊的言情小说之类的书印了三千又三千，印了五千又五千，而对于他这部并不算过坏的文艺作品竟冷落到如此。

“没有眼睛的读者！”他常常气愤地说。

年节将近的一天，他正为着节关经费的问题向一个朋友借钱去回来，顺路走过这一家书店，便信步走了进去。

“啊，先生，你这部书销路非常之坏！”书店

的经理先生劈头就是这一句话。

他阑珊地和经理先生谈了一些闲话，正想起身走时，忽然走进来一个提着黑色皮包的人。寒暄了几句，那个人便开开皮包，取出一大叠的揭单。一张一张的提给经理先生说，“这是《恋爱问题研究》的账，五千部，计……这是《性生活》的账计，……《恋爱信札》……《微风》……《萍踪》……《夜的》……”

正在呆坐着想些别的事情的他，忽然模糊地听见“夜的”两字，他知道是算到自己的《夜的悲鸣》了。便不知不觉的抬起头来。同时，他看见经理先生伸出一只大的手，把账单很快的抢过去，匆促而不自然的截断印刷店里的收账员的话，说：

“不必多说了！统统交给我罢！我明天仔细查对。”

在经理先生大的手指缝里，他明白地看见账单上这样的写着。

“一千五百本……”

“哦！”他几乎惊异地叫了出来。

“年底各处的账款多吗？”经理先生一面问，一面很快的开开抽屉，把帐单往里面一塞，便得的又锁上了。

他回来后愤怒地想了又想，越想越气。这明明是书店作了弊，在那里哄骗他。本来印六百部就不

近人情：排字好不容易，上版好不容易，印刷费愈印多愈上算，他印六百部价钱贵了许多，赚什么钱，开什么书店？

他气愤愤地在家里坐了一会，又走了出去，想去质问书店。但走到半路上又折回了。他觉得商人是不易惹的。他存心偷印，你怎样也弄不过他。他可以把账单改换，可以另造一本假的账簿给你看，可以买通印刷所。你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钱！著作家，是一个穷光蛋！

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委屈地把这怒气按捺下去，转一个方向，向他要版税。于是他就很和气地写了一封信去。

“《夜的悲鸣》销路不好，到现在只卖去了一百多本，还都不是现款。年内和各店结清了账目，收到书款后，照本店的定例，明年正月才能付先生的版税。……”回信这样说。

“照本店的定例！”他觉得捧出这种法律似的定例来又是没有办法的了，虽然在事实或理论上讲不通，著作家也要过年节，也要付欠账，也要吃饭！于是他又只好转一个方向，写一封信向经理先生讲人情了：

“年关紧迫，我穷得不得了，务请特别帮我一个忙，把已售出去的一百多本书的版税算给我，作为借款，年外揭账时扣下，拜恳拜恳！……”

这样的信写了去，等了四五天终于没有回信。于是他觉得只有亲自去找经理先生。但年关在即，经理先生显然是很忙的。他去了几次，店里的伙计都回说不在家。最后，他便留了一个条子：

“前信想已收到……好在数目不大……如蒙帮忙，真比什么还感激！……”

又等了三四天，回信来了。那是别一个人所写的，经理先生只亲笔签了一个名字。然而他说得比谁还慷慨，比谁还穷：

“可以帮忙的时候，我没有不尽力帮忙。如在平时，即使先生要再多借一点也可以。但现在过年节的时候，我们各处的账款都收不拢来，各处的欠款又必须去付清。照现在的预算，我们年内还缺少约近一万元之谱。先生之款实难如命……”

这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你对他再说得恳切一点，或甚至磕几十个响头，眼见得也是没有效力的了！

艰苦地挨过了年关，等了又等，催了又催，有一天版税总算到了手。精明的会计先生开了一张单子，连二百十一本的“一”字都不曾忽略，而每册定价五角，值百抽十二，共计版税洋十二元六角六分的“六分”也还不曾抹去。

对着这十二元六角六分，他只会发气。版税抽得这样的少，他连听也不曾听见过！怪不得商人都

可以吃得大腹便便，原来他们的滋养品就是用欺诈、掠夺而来的他人的生命！在编辑先生和书店经理先生的重重压迫之下，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条蠕虫或比蠕虫还可怜的动物。无论受着如何的打击，他至多只能缩一缩身子。有时这打击重一点，连缩一缩身子也不可能，就完结了。

他灰心而且失望的，又委屈地受了其他经理先生的欺侮，勉勉强强又把第二集第三集的小说都出了版。

一年后，暴风雨过去了。在他命运的路上渐渐开了一些美丽的花：有几种刊物上，常有称赞他的小说的文章，有几个编辑先生渐渐来请他做文章，书店的经理也问他要书稿了。

在狂热的称赞和惊异中，他不知怎的竟在二年后变成了一个人人钦仰的作家。好几篇文章，在他觉得是没有什么精采的，编辑先生却把它们登在第一篇，用极大的字印了出来。甚至一点无聊的随感，笔记，都成了编辑先生的宝贵的材料，读者的贵重的读物。无论何种刊物上，只要有“冯介”两个字出现，它的销路便变成惊人的大。有许多预备捻做一圈，塞入字纸篓的稿子，经理先生把它从满被着灰尘的旧稿中找了出来，要拿去出版。五六万字的稿子，二个礼拜后就变成了一部美丽的精致的书。版税突升到值百抽二十五。杂志或报纸上发表

的稿费，每千字总在五元以上，编辑先生亲自送了来，还说太微薄，对不起。

这在有些人确是一件愉快、不堪言说的光荣的事情。但在他，却愈觉得无味，耻辱，下贱。作品还未曾为人所欢迎的时候，一脚把你踢开，如踢街上颠蹶地徘徊着的癞狗一般。这时，你出了名，便都露着谦恭、钦敬的容貌，甜美如妓女卖淫一般的言笑着，竭力拉你过去。利用纯洁的青年的心的弱点，把你装饰成一个偶像，做刊物或书店的招牌，好从中取利……

“这篇文章须得给五十元稿费！”一次，他对一个编辑先生说。这是他在愤怒中一个复仇的计策。这篇稿子连空白算在里面，恐怕也只有三千字左右。

“哦哦！不多，不多！”编辑先生居然拿着稿子走了，一面还露出欢喜与感激。

当天下午，他竟出人意外的收到了六十元稿费，一页信，表示感激与光荣。

“兹有新著小说稿一部，约计七万字，招书店承印发行。谁出得版税最多的，给谁出版。”有一天又想到了一个复仇的计策，在报纸上登了一个投标的广告。

三天内果然来了一百多名经理先生，他们的标价由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五。

痛快了一阵，他又觉得索然无味了。商人终于是商人。欺骗，无耻，卑贱，原是他们的护身法宝。怎样的作弄他们，也是无用的。而这样一来，也徒然表现自己和他们一样的卑贱而已。过去的委屈，羞耻，羞辱，尽可以释然。这在人生的路上，原是随处可以遇着的。

但是，著作的生活到底于自己有什么利益呢，除去了这些过去的痕迹?他沉思起来,感觉到非常的苦恼。

自从开始著作以来，他几乎整个的沉埋在沉思和观察里。思想和眼光如用锉刀不断地锉着一般，一天比一天锐敏起来。人事的平常的变动在他在在都有可注意的地方。在人家真诚的背后，他常常看见了虚伪；在天真的背后，他看见了狡诈；在谦恭的背后，他看见了狠毒；在欢乐的背后，他发现了苦恼；在忧郁的背后，他发现了悲哀。这种种在平常的时候都可以象浮云似的不留痕迹地过去，象无知的小孩不知道世界的大小，人间的欢恼，流水自流水，落花自落花一般，现在他都敏锐地深刻地看见了隐藏在深的内部的秘密。从这里得到了深切的失望和悲哀。幼年时的憧憬与梦想都已消散。前途一团的漆黑。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伟大的自我？他终于寻不出来。他虽活着，已等于自杀。象这样的思想，远不如一个愚蒙的村夫，无知无识的

做着发财的梦，名誉的梦，信托着泥塑木雕的神像，挣扎着谋现在或未来的幸福。……

自己不必管了，他想，譬如短命而死，譬如疾病而死，譬如因一种不测的灾祸而死，如为水灾，火灾，兵灾，或平白地在马路上被汽车撞倒。然而，作品于读者有什么益处呢？给了他们一点什么？安慰吗？他们自己尽有安慰的朋友，东西！希望吗？骗人而已！等到失了望，比你没有给他们希望时还痛苦！指示他们人生的路吗？这样渺茫，纷岐的前途，谁也不知道那里是幸福，那里是不幸，你自己觉得是幸福的，在别人安知就不是不幸？想告诉他们以世界的真相和秘密吗？这该诅咒的世界，还是让他们不了解，模模糊糊的好！想讽刺一些坏的人，希望他们转变过来吗？痴想！他们即使看了，也是一阵微风似的过去了！想对读者诉说一点人间的忧抑，苦恼，悲哀吗？何苦把你自己的毒药送给别人！……

伟大而光荣的作家冯介先生想到这里，翻开几本自己的著作来看，只看见字里行间充满着自己的点点的泪和血；无边的苦恼与悲哀：罪恶的结晶，戕害青年的毒药……

点起火柴，他烧掉了桌上尚未完工的作品……

一个危险的人物

夏天的一个早晨，惠明先生的房内坐满了人。语声和扇子声混合着，喧嚷而且嘈杂，有如机器房一般。烟雾迷漫，向窗外流出去了一些，又从各人的口内喷出来许多，使房内愈加炎热。

这是因为子平，惠明先生的侄子，刚从T城回来，所以邻居们都走过来和他打招呼，并且借此听听外面的新闻。

他离家很久，已有八年了。那时他还是一个矮小的中学生，不大懂得人事，只喜欢玩耍，大家都看他不起。现在他已长得很高。嘴唇上稀稀的留着一撇胡髭。穿着一身洋服，走起路来，脚下的皮鞋发出橐橐的声音，庄重而且威严。说话时，吸着烟，缓慢，老练。他在许多中学校，大学校里教过书，不但不能以孩子相看，且俨然是许多青年的师长了。老年的银品先生是一个秀才，他知道子平如果生长在清朝，现在至少是一个翰林，因此也另眼

看他，走了过来和他谈话。

一切都还满意，只有一件，在邻居们觉得不以为然。那就是子平的衣服，他把领子翻在肩上，前胸露着一部分的肉。外衣上明明生着扣子，却一个也不扣，连裤带，裤裆都露了出来。他如果是一个种田的或做工的，自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既然是一个读书人，便大大的不象样了。

“看他的神色，颇有做官发迹的希望呢，燕生哥！”做铜匠的阿金别了惠明先生和子平，在路上对做木匠的燕生这样说。

“哼，只怕官路不正！”燕生木匠慢吞吞地回答，“我问你，衣扣是做什么用的？”

“真是呀！做流氓的人才是不扣衣襟的！若说天气热，脱了衣服怕不凉快？赤了膊不更凉快？”

子平回家已有五六天，还不曾出大门一步，使林家塘的邻居们感觉到奇异。村中仅有他的公公，叔叔辈，到了家里应去拜访拜访，他却象闺阁姑娘似的躲着不出来。如果家里有妻子，倒也还说得去，说是陪老婆，然而他还没有结婚。如果有父母兄妹，也未尝不可以说离家这许多年，现在在忙着和父母兄妹细谈，然而他都没有。况且惠明先生除了自己和大媳妇，一个男仆，一个女仆，大的儿子在北京读书，小的在上海读书，此外便没有什么人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扯住了他的脚呢？为了什么呢？

大家常常这样的谈论，终于猜不出子平不出门的缘由。于是有一天，好事的长庭货郎便决计冲进他的卧室里去观察他的行动了。

他和惠明先生很要好，常常到他家里去走。他知道子平住的那一间房子。他假装着去看惠明先生，坐谈了一会，就说要看子平，一直往他的房里走了进去。

子平正躺在藤椅上看书。长庭货郎一面和他打招呼，一面就坐在桌子旁的一把椅子上。

仰起头来，他一眼看见壁上挂着一张相片，比他还未卖去的一面大镜子还大。他看见相片上还有十几个年青的女人，三个男子，一个就是子平。女子中，只有两个梳着髻，其余的都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象男子一样。要不是底下穿裙子，他几乎辨不出是男是女了。

“这相片上是你的什么人，子平？”他比子平大一辈。所以便直呼其名。

“是几个要好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听说我要回家，都不忍分别。照了这张相片，做一个纪念。”

“唔，唔！”长庭货郎喃喃的说着，就走了回去。“原来有这许多要好的，相好的女人！不忍分别，怪不得爹娘死时，打了电报去，不回来！纪念，纪念，相思！哈哈哈！好一个读书人！有这许多相

好的，女人的相片在房里，还出去拜访什么长者！……”

长庭货郎这个人，最会造谣言，说谎话，满村的人都知道。不晓得他从那里学来了这样本事，三分的事情，一到他的口里，便变了十二分，的的确确的真有其事了。他挑着货郎担不问人家买东西不买，一放下担子就攀谈起来，讲那个，讲这个，咕咕咻咻的说些毫不相干的新闻，引得人家走不开，团团围着他的货郎担，结果就买了他一大批的货物。关于子平有十几个妻子的话，大家都不相信。阿正婶和他赌了一对猪蹄，一天下午便闯进子平的房里去观看。

房门开着。她叫着子平，揭起门帘，走了进去。子平正对着窗子，坐在桌子傍写字。他看阿正婶进去，便站起身，迎了出来。

这使阿正婶吃了一大吓。她看见子平披着一件宽宽的短短的花的和尚衣，拖着鞋，赤着脚，露着两膝，显然没有穿裤子……

她急得不知怎样才好，匆遽的转道身去，说一声我是找你叔叔来的，拔步就跑了。

“杀千刀，青天白日，开着门，这样的打扮！”

她没有看见那相片，但她已相信长庭货郎的话

是靠得住的了，便买了一对猪蹄，请他下酒。

一次，惠明先生的第二个儿子由上海回家了。第二天早晨，林家塘的人就看见子平第一次走出大门，带着这个弟弟。他沿路和人家点头，略略说几句便一直往田间的小路走去。他带着一顶草帽，前面罩到眉间，后背高耸耸的没有带下去，整个的草帽偏向左边。看见他的人都只会在背后摇头。

“流氓的帽子才是这样的歪着，想不到读书人也学得这样！”杂货店老板史法说着，掉转了头。

“君子行大道，小人走小路！你看，他往那里走！”在上海一家洋行里做账房先生的教童颇知道几句四书，那时正坐在杂货店柜台内，眼看着子平往田间走去，大不以为然。

许多人站在桥上，远远的注意着子平。他们看见子平一面走，一面指手划脚的和他的弟弟谈着话。循着那路弯弯曲曲的转过去，便到了河边。这时正有一个衣服褴褛的人在河边钓鱼。他们走到那里就站住了。看了一会，子平便先蹲了下去，坐倒在草地上，随后口里不知说什么，他的弟弟也坐下去了。

在桥上远远望着的人都失望的摇着头。他们从来不曾看见过读书人站在河边看下流人钓鱼，而且这样的地方竟会坐了下去。

钓鱼的始终没有钓上一尾，子平只是呆呆的望

着，直至桥上的人站得腿酸，他才站了起来，带着他的弟弟回来。

晚间，和惠明先生最要好的邻居富克先生把他们叔侄请了去吃饭，还邀了几个粗通文字的邻人相陪。子平的吃相很不好。他不大说话，只是一杯又一杯的吃酒。一盘菜上来，他也不叫别人吃，先把筷子插了下去。

“读书人竟一点不讲礼节！”同桌的人都气闷闷的暗想着。同时，他又做出一件不堪入目的事。那就是他把落在桌上的饭用筷子刷到地上。这如果在别人，不要说饭落在桌上，即使落在地上又踏了一脚，也要拾起来吃。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糟蹋米饭是要被天雷打的，他竟这样的大胆！

碗边碗底还有好几十颗饭米，他放下筷子算吃完了。

“连饭米也不敬惜！读的什么书！”大家都暗暗愤怒的想着，散了席。

林家塘这个村庄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它的东边有一重很高的山。后南至北迤逦着，有几十里路。山上长着很高的松柏，繁茂的竹子，好几处，柴草长得比人身还高，密密丛丛的，人进去了便看不见一点踪影，山中最多虫鸟，时刻鸣叫着。一到夏天和秋天，便如山崩海决的号响。一条上山巅的

路又长又耸，转了十八个弯，才能到得极顶。从那里可以望见西边许多起伏如裙边，如坟墓的大小山冈，和山外的苍茫的海和海中屹立的群岛。西边由林家塘起，象鸟巢似的村屋接连不断，绵延到极边碧绿的田野中，一脉线似的小河明亮亮地蜿蜒着，围绕着。在小河与溪流相通的山脚下，四季中或点点滴滴地鸣着，或雷鸣雨暴地号着。整个的林家塘都被围在丛林中，一年到头开着各色的花。

一天下午，约在一点钟左右，有人看见子平挟了一包东西，独自向山边走了去。

那时林家塘的明生和仁才正在半山里砍柴。他们看见子平循着山路从山胖下彳亍地走上山去，这里站了一会，那里坐了一会。走到离明生和仁才不远的地方，他在一株大树下歇了半天。明生看见他解开那一扎纸包，拿出来一瓶酒似的东西，呆望着远远的云或村庄，一口一口的喝着，手里剥着花生或豆子一类的东西，往口里塞。明生和仁才都不觉暗暗的笑了起来。

坐了许久，子平包了酒瓶，又彳亍地往山顶走了上去。明生和仁才好奇心动，便都偷偷的从别一条山路上跟着走去。

一到山巅，子平便狂呼着来回的跑了起来，跳了起来，发了疯的一般。他们又看见他呆呆的，想什么心事似的坐了许久，又喝了不少的酒。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人啊？”

在他们过去的几十年中，几乎天天在山上砍着柴，还不曾看见过这样的人物。说他疯了罢，显然不是的。小孩子罢，也不是。他是一个教书的先生，千百人所模拟的人物，应该庄重而且威严才是。象这个样子，如何教得书来！然而，然而他居然又在外面教了好几年好几个学校的书了！……

奇异的事还有。子平忽然丢了酒瓶，猱升到一株大树上去了。

他坐在椏杈上，摇着树枝，唱着歌。在明生和仁才看起来，竟象他们往常所看见的猴子。

他玩了许久，折了一枝树枝，便又跳下来喝酒，一会儿，便躺倒在大树下，似乎睡熟了。

“不要再看这些难以入目的丑态，还是砍我们的柴去罢！”明生和仁才摇着头，往半山里走去。

炎热之后，壁垒似的云迅速地从山顶上腾了起来，一霎时便布满了天空，掩住了火一般的太阳。电比箭还急的从那边的天空射到这边的天空。雷声如从远的海底滚出来一般，隐隐约约响了起来，愈响愈近愈隆，偶然间发出惊山崩石的霹雳。接着大雨便狂怒的落着。林家塘全村这时仿佛是恶涛中的一只小艇，簸荡得没有一刻平静，瓦片拉拉的发出声音。水从檐间的水溜边上呼号地冲了出来，拍拍

地击着地上的石头。各处院子中的水，带着各种的积污和泥土凶猛地涌到较高的窗槛下又撞了回去。树林在水中跳动着，象要带根拔了起来，上面当不住严重的袭击，弯着头又象要折断树干往地下扑倒一般。山上的水瀑布似的滚到溪中，发出和雷相呼应的巨声。天将崩塌了。村中的人都战战兢兢的躲在屋中，不敢走出门外。

就在这时候，住在村尾的农夫四林忽然听见了屋外大声呼号的声音。他从后窗望出去，看见一个人撑着一顶纸伞，赤着脚，裤脚卷到大腿上，大声的唱着歌，往山脚下走了去。

那是子平。

“发了疯了，到那里去寻什么狗肉吃呀！”四林不禁喊了起来。

穿过竹林望去，四林看见子平走到溪边站住了。他呆呆的望着，时或抱起一块大石，往急流中擦去。一会儿，他走了下去，只露出了伞顶，似已站在溪流中。

不久雨停了。子平收了伞，还站在那溪中。四林背上锄头，走出门，假装到田间去，想走近一点窥他做什么。

子平脱了上衣，弯着身在溪水上，用手舀着水，在洗他的上身。

“贱骨头！”四林掉转身，远远的就折回自己

的家里。

孟母择邻而居，士君子择友而交，正所谓鸡随鸡群，羊随羊群，贼有贼队，官有官党。有钱的和有钱的来往，好人与好人来往。象子平，算是一个读书人，而不与读书人来往，他的为人就可想而知了。林家塘尽有的是读书人，一百年前，出过举人，出过进士，也曾出过翰林。祠堂门口至今还高高的挂着钦赐的匾额。现在有两个秀才都还活着。有两家人家请着先生在教子弟。象林元，虽已改了业做了医生，但他笔墨的好是人人知道的，他从前也是一个童生。年青的象进安，村中有什么信札都是他代看代写。评理讲事有丹生。募捐倡议有芝亭。此外还尽有识字能文的人。而子平，一个也不理，这算是什么呢？他回家已二十多天，没有去看过人，也没有人去看过他。大家只看见他做出了许多难以入目的事情。若说他疯狂，则又不象。只有说他是下流的读书人，便比较的切确。

但一天，林家塘的人看见子平的朋友来了。那是两个外地人，言语有点异样，穿着袋子很多的短衣。其中的一个，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的皮包，里面似乎装满了东西。到了林家塘，便问子平的住处，说是由县里的党部来的，和子平同过学。子平非常欢喜的接见他们，高谈阔论的谈了一天，又陪着他

们到山上去走。宿了一夜，这两个人走了。子平送得极远极远。

三天后，子平到县城去了。这显然是去看那两个朋友的。他去了三天才回家。

那时田间正是一片黄色，早稻将熟的时候。农夫们都忙着预备收割，田主计算着称租谷的事情。忽然一天，林家塘来了一个贴告示的人。大家都围着去看，只见：

"……农夫栽培辛勤……租谷一律七折……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示……"

"入他娘的！这样好的年成，要他多管事！……"看的人都切齿的痛恨。有几个人甚至动手撕告示了。

林家塘里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种田的没有几个。这一种办法，可以说是于林家塘全村有极大的损失。于是全村的人便纷纷议论，詈骂起来。

"什么叫做党部！什么叫做农民协会！狗屁！害人的东西！"有一种不堪言说的疑惑，同时涌上了大家的心头：觉得这件事情似乎是子平在其中唆使。从这疑惑中，又加上了平时的鄙视，便生出了仇恨。

那是谁都知道的，他和党部有关系。

炊烟在各家的屋上盘绕，结成了一个大的朦胧

的网，笼罩着整个的村庄。夜又从不知不觉中撒下幕来，使林家塘渐渐入于黑暗的境界。星星似不愿夜的独霸，便发出闪闪的光辉，照耀着下面的世界。云敛了迹，繁密的银河横在天空。过了一会，月亮也出来了。她带着凉爽的气，射出更大的光到地上。微风从幽秘的山谷中，树林中偷偷的晃了出来，给与林家塘一种不堪言说的凉爽。喧哗和扰扰攘攘已退去休息。在清静中，蟋蟀与纺织娘发出清脆的歌声，颂扬着夜的秘密。

经过了炎热而又劳苦的工作，全村的男女便都休息在院中，河边，树下。受着甜蜜的夜的抚慰，三三两两的低声地谈着欢乐或悲苦的往事。

不久，奇异的事发生了。

有人看见头上有无数的小星拥簇在一堆，上窄下阔，形成了扫帚的样式，发出极大的光芒，如大麦的须一般。这叫做扫帚星。是一颗凶星。它发现时,必有王莽一类的人出世,倾覆着朝代，扰乱着安静。象这样的星，林家塘人已有几百年不曾看见过。

大家都指点着，观望着，谈论着。恐怖充满了各人的心中。它正直对着林家塘，显然这个人已出现在林家塘了。

约莫半点钟之久，东南角上忽然起了一朵大的黑云，渐渐上升着，有一分钟左右盖住了光明的月

亮。它不歇的在天空的正中飘来，愈走愈近林家塘。扫帚星似已模糊起来，渐渐失了光芒。大家都很惊异的望着，那云很快的便盖住了扫帚星。

“好了！扫帚星不见了！”云过后，果然已看不见光芒的扫帚星，只是几颗隐约的小星在那里闪烁着。于是大家就很喜欢的叫了起来。各人的心中重又回复了平安，渐渐走进屋里去睡眠。

阿武婶的房子正在惠明先生的花园旁边。她走入房内后，忽然听见一阵风声，接着便是脚步声，不由得奇怪起来，她仔细倾听，那声音似在惠明先生的花园里，便走入厨房，由小窗里望了出去。模糊的月光下，她看见一个人正在那里拿着一柄长的剑呼呼的舞着。雪亮的光闪熠得非常可怕。剑在那人的头上身边，前后左右盘旋着。忽然听见那人叱咤一声，那剑便刺在一株树干上。收了剑，又做了几个姿势，那人便走了。阿武婶隐隐约约的看去，正是子平。

一阵战栗从她的心中发出，遍了她的全身。她连忙走进卧房里去。恐怖主宰着她的整个灵魂。她明白扫帚星所照的是谁，方才许多人撅着嘴所暗指的是谁了。

“咳，不幸，林家塘竟出了这样的一个恶魔！”她颤颤地自言自语的说。

林家塘离县城只有三十里路，一切的消息都

很灵通，国内的大事他们也颇有一点知道。但因为经商的经商，做工的做工，种田的种田，各有自己的职业，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大去理会那些闲事。谁做皇帝谁做总统，在他们都没有关系，北军来了也好，南军来了也好。这次自从南军赶走北军，把附近的地方占领后，纷纷设立党部，工会，农会，他们还不以为意。最近这么一来，他们疑心起来了。北军在时，加粮加税，但好好的年成租谷打七折还不曾有过。这显然是北军比南军好得多。

林家塘扰扰攘攘了几天，忽然来了消息了。

“这是共产党做的事！”在县内医院里当账房的生贵刚从城里回家，对邻居们说。

“什么是共产党呢？”有好几个人向来没有听见过，问生贵说。

“共产党就是破产党！共人家的钱，共人家的妻子！”

“啊！这还了得！”听的人都惊骇起来。

“他们不认父母，不认子女，凡女人都是男人的妻子，凡男人都是女人的丈夫！别人的产业就是他们的产业！”

这话愈说愈可怕了。听的人愈加多了起来。这样奇怪的事，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见。

“南军有许许多多共产党，女人也很多。她们

都剪了头发，和男子一样的打扮。”

“啊，南军就是共产军吗？”

“不是。南军是国民军。共产党是混在里面的。现在国民军正在到处捉共产党。一查出就捉去枪毙。前日起，县里已枪毙了十几个。现在搜索得极严。有许多共产党都藏着手枪，炸弹。学界里最多。这几天来，街上站满了兵，凡看见剪了头发的女学生都要解开上衣露出胸来，脱了裙子，给他们搜摸。”

“啊！痛快！”

“什么党部，农会，工会！那里面没一个不是共产党。现在都已解散。被捉去的捉去，逃走的逃走了。”

“好，好！问你还共产不共产！”

听的人都喜欢的不得了。眼见得租谷不能打七折，自己的老婆也不会被人家共了。

这消息象电似的立刻就传遍了林家塘。

许许多多人都谈着谈着，便转到扫帚星上去，剑与一群剪头发的女人，以及晴天在山顶上打滚，雨天在山脚下洗澡等等的下流的出奇的举动……

有几个人便相约去讽示惠明先生，探他的意见了，因为他是扫帚星的叔叔，村中不好惹的前辈。

邻居们走后，惠明先生非常的生气。他一方面恶邻居们竟敢这样的大胆，把他的侄子当做共产党，一方面恨子平不争气，会被人家疑忌到如此。七八年前，他在林家塘是一个最威风，最有名声的人，村中有什么事情，殴斗或争论，都请他去判断。他象一个阎王，一句话说出去，怎样重大的案件便解决。村中没有一个人不怕他，不尊敬他。家家请他吃酒，送礼物送钱给他用。近几年来他已把家基筑得很稳固，有屋有田，年纪也老了，不再管别人的事，只日夜躺在床上，点着烟灯，吸吸鸦片消遣。最近两年来，他甚至连家事也交给了大媳妇，不大出自己的房门。子平回来后，只同他同桌吃过三次饭，一次还是在富克先生家里。谈话的次数也很少，而且每次都很短促。他想不到子平竟会这样的下流。他怒气冲冲的叫女仆把子平喊来。

"你知道共产党吗，子平？"他劈头就是这样问。

"知道的。"子平毫不介意的回答说。

这使惠明先生吃了一惊。显然邻居们的观察是对的了。

"为什么要共产呢？"

"因为不平等。不造房子的人有房子住，造房子的反而没有房子住。不种田的人有饭吃，种田的反而没有饭吃。不做衣服的有衣服穿，……"

“为什么要共妻呢?”惠明先生截断他的话,问。

“没有这回事。”他笑着回答说,“只有自由结婚,自由离婚是有的。”

惠明先生点了一点头。

“哈,今日同这个自由结婚,睡了一夜,明日就可以自由离婚,再和别个去自由结婚,后天又自由离婚,又自由结婚,又自由离婚……这不就是共妻?”他想。

“生出来的儿子怎么办呢?”他又问子平说。

“那时到处都设着儿童公育院,有人代养。”

“岂不是不认得父母了。”

“没有什么关系。”

“哦!你怎么知道这许多呢?”

“书上讲得很详细。”

惠明先生气忿地躺在床上,拿起烟筒,装上烟,一头含在口里,便往烟灯上烧,不再理子平。

子平还有话要说似的,站了一会,看他已生了气,便索然无味的走回自己的房里。

惠明先生一肚子的气愤。烟越吸越急,怒气也愈加增长起来。自己家里隐藏着一个这样危险的人,他如做梦似的,到现在才知道。林家塘人的观察是多么真确。问他知道吗?——知道。而且非常的详细。他几十年心血所争来的名声,眼见得要被这畜生破坏了!报告,捉了去是要枪毙的。他毕

竟是自己的侄子。不报告，生贵说过，隐藏共产党的人家是一样要枪毙的。这事情两难。

新的思想随着他的烟上来，他有了办法了。

他想到他兄弟名下尚有二十几亩田，几千元现款存在钱庄里。他兄弟这一家现在只有子平一个人。子平如果死了，是应该他的大儿子承继的，那时连田和现款便统统归到他手里。不去报告，也不见得不被捉去，而且还将株连及自己。报告了，既可脱出罪，又可拿到他的产业，何乐而不为？这本是他自作自受，难怪得叔叔。况且，共产党连父母也不认，怎会认得叔叔？他将来也难免反转来把叔叔当做侄子看待，两个儿子难免受他的欺，被他共了产，共了妻去。

主意拿定，他在夜间请了村中的几个地位较高的人，秘密地商量许久，写好一张报告，由他领衔，打发人送到县里去。

林家塘是一个守不住秘密的地方，第二天早晨，这消息便已传遍了。大家都觉得心里有点痒痒，巴不得这事立刻就发作。

生贵却故意装做不知道似的，偏要去看看子平。

九点钟，他去时，门关着，子平还睡着。十点钟，也还没有起来。他有点疑惑。十二点又去了一次。子平在里面答应说，人不好过，不能起来。下

午二点和四点，他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再去，叫别人去敲了两次门，也是一样的回答。

“一定是给他知道了！”生贵对教童说，“在里面关着门，想什么方法哩！”

“自然着急的！昨晚惠明先生的话问得太明白了！”

“不要让他逃走！逃走了，我们这班人便要受官厅的殃，说是我们放走的呢！”

第三天早晨，浓厚的雾笼罩了整个的林家塘。炊烟从各家的烟囱中冒了出来，渐渐混合在雾里，使林家塘更沉没在朦胧中，对面辨不出人物。太阳只是淡淡的发着光，似不想冲破雾的网，给林家塘人一个清明的世界一般。只有许多鸟在树林里啁啾地鸣着，不堪烦闷似的。

阿武婶拿着洗净了的一篮衣服回来，忽然听见一阵橐橐的皮鞋声，有一个人便在她的身边迅速地掠过去。她回头细看时，那人已隐没在雾中了。林家塘没有第二个人穿皮鞋，她知道那一定是子平逃走了。她急忙跟着皮鞋声追去。路上遇到了史法，便轻轻的告诉他，叫他跟去，因为她自己是小脚，走不快的。

“万不会让他逃走！”史法想，“那边只有往县城去的一条大路，我跟着去就是了。”

子平走得很快，只听见脚步声，看不见人。

雾渐渐淡了起来，隐约中，史法已看见子平。但脚步声忽然没有了。他仔细望去，子平已走入小路。

“哼！看你往那里逃罢！”史法喃喃地说着，跟了去。

雾渐渐消散，他看得很清楚，子平走进一个树林里站住了。他正要走过去，忽然树林中起了一声狂叫，吓得他连忙站住了脚步。

对面的山谷猛然又应答了一声。

他看见子平捻着拳头在那里打起拳来了。

“唔，他知道我跟着，要和我相打了！”

他不由得心里突突的跳了起来，不敢动了。

“走远一点罢，”他想。转过身去，他看见前面来了六个人。那是生贵，仁才，明生，长庭，教童，四林，后面还有一群男女，为首的仿佛是惠明先生，丹生先生，富克先生，他们似已知道子平逃走，追了来的。

“逃走了吗？”

“不，在树林内。他死到临头，看见我一个人，磨拳擦掌的，还想打我呢！”史法轻轻的说。看见来了这许多人，他又胆壮了。

“去，追去捉住他！”生贵象发号施令的说。

“不！怕有手枪呢！”仁才这么一说，把几个

人都呆住了。

雾已完全敛迹，太阳很明亮地照着。他们忽然看见对面来了七八个人。前面走的都背着枪，穿着军服，后背的一个正是送报告信去的惠明先生的仆人。

“逃走了，逃走了！”大家都大声的喊了起来。“还在树林里！快去，快去！当心他的手枪！”

那些兵就很快的卸下刺刀，装上子弹，吹着哨子，往树林包围了去。

子平似已觉得了。他已飞步往树林外逃去。

突然间，一阵劈拍的枪声，子平倒在田中了。

大家围了上去，看见他手臂和腿上中了两枪，流着鲜红的血。就在昏迷中，两个兵士用粗长的绳索把他捆了起来。有几个兵士便跑到他的屋子里去搜查。

证据是一柄剑。

过了一天，消息传到林家塘：子平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谈，官长命令……

几天之后，林家塘人的兴奋渐渐消失，又安心而且平静的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溪流仍点点滴滴的流着，树林巍然地站着，鸟儿啁啾地唱着快乐的歌，各色的野花天天开着，如往日一般。即如子平击倒的那一处，也依然有蟋蟀和纺织娘歌唱着，蚱蜢跳跃着，粉蝶飞舞着，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凄

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

呵，多么美丽的乡村！

阿长贼骨头

第　一　章

父母之荣誉——出胎之幸运——幼时之完美——芳名之由来及其意义

阿长有这样荣誉的父母，我们一点也不能否认，那是他前生修来的结果。易家村里的人们，无论老幼男女，都勇于修来生的幸福，已不是新发明的事，你去问一块千百年前的老石头，恐怕它还记得年青时，易家村尚叫做周家村。或周家村尚叫做陈家村的那从前的从前，人们对于修行的热烈的。如果人人都修行，念经又拜佛，拜佛而又念经，从不堪追计的过去直奉行至无尽的未来，谁能说这个地方还会有不荣誉的事，而阿长，显然前生也在修行的，还会有不荣誉的父母呢？

讲到阿夏，阿长的父亲，不但是易家村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就是离易家村数十里的地方，也人

人知道他的大名。在山与海围抱着，周围约有百余里的区域中，象这样出名的人，二百年中还只有三个。第一个，是光绪初年的李筱林进士；第二个是发洋财的陈顺生；第三个——那就是阿夏了。他拿着一条打狗棍，背着一只污旧的饭袋，到处敲着竹板或小木鱼，唱情歌或念善经给人家听，走遍了家家户户，连每一条路上的石头都已认识他。但荣誉之由来却不在于此，——那是因为他喜欢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随便带一点东西回家的缘故。

至于阿长的母亲，还没有嫁给阿夏，便已有了她自己的荣誉。阿长的来源，一直到现在还有点模糊。因此阿夏在阿长还未落地之先，曾和阿长的母亲翻过几次脸。分娩时，阿夏在房里瞪着脚盆和剪刀，已经决定给这孩子一个冷不防，覆了下去；或插了下去。但他毕竟是一个唱情歌和念善经的人，孩子落了地，他的心肠就软了下来，瞧一眼，不自主的溜出去了。

但阿夏虽然饶了他的命，总还有点不曾释然，有好几天懒出去干他的勾当。于是这影响到他的妻子，使才出世的阿长不得不尝难以消化的稀饭。

然而阿长有幸，造物主宠爱他，给了他粗健的肠胃，使他能够一天比一天长大。他有了落落的黄色的皮肤，短短的眉毛，炯炯发光的眼珠，低而且小的鼻子，狭窄的口，尖削的下巴，小而外翻的耳

朵，长的手指，长的腿，小的脚。在灵魂中，造物主又放了一点智慧和欢乐。每当他的父亲发了脾气，恶狠狠地打他一个耳光，他便转过脸去，朝着他的父亲嘻嘻笑了起来，现出舒服而且光荣的表情。他冻冻也可以，饿饿也不妨，整六年中没有生过几次病，偶尔有病，不吃一点药就好了。他虽然长得瘦，晒得黑，但却生得高，也不缺乏气力。六七岁时，他已能拖着一个拉草耙，到街上去拉残草断柴回来，给他的母亲煮饭；提着一只破篮，到人家已经掘完的芋艿田里去拾残剩的芋艿片；也曾带着镰刀去挖藜藿。还有许多事情，别人十几岁才会做的，他七八岁时便会做了。有时，他还赚得一二个铜元回来。只有一次，他拿了沉重的锋利的镰刀出去割路边的茅草，出了一点祸：那就是他割完了茅草，和几个同伴耍镰刀，把它滴溜溜的丢了上去，看看它滴溜溜的落下来，刀尖刚刚陷在草地里，一个不小心，镰刀落在脚旁，砍去了左脚脚跟的一块肉，脚跟好后，这个地方再也不生新的肉，偏了进去了。他的父亲起初以为这是极不雅观的事情，但他的母亲却觉得这样更好；有了这个特殊的记号，万一孩子失了踪，便有法寻找了。

阿长渐渐长大起来，才能也渐渐表露出来，使他的父亲渐渐忘记了已往的事，对他喜欢起来。其中最使他父亲满意的，就是用不着谁教他，便象他

父亲似的，晓得在人家不注意的时候，顺手带一点东西回家。他起初连自己母亲衣袋内的铜钱也要暗暗摸了出去，用小石头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格，又在格内画了两条相交的叉线，和几个同伴打铜钱，或当新年的时候，挤到祠堂门前的牌九摊旁，把铜钱压在人家的最后一道。但被他母亲查出了几次以后，他渐渐连这层也明白了。他知道母亲的就是自己的，不应该动手。

到了十二三岁，他在易家村已有了一点名声。和他的父亲相比，人人说已青出于蓝了。他晓得把拿来的钱用破布裹起来，再加上一点字纸，塞在破蛋壳中，把蛋壳丢在偏僻的墙脚跟，或用泥土捻成一个小棺材，把钱裹在里面，放到阴沟上层的乱石中，空着手到处的走，显出坦然的容貌。随后他还帮着人家寻找，直找遍最偏僻的地方。

然而阿长虽然有了这样特出的天才，命运却喜欢不时同他开玩笑，给了他一个或幸或不幸的一生，使他在童年的时候就蒙上了怎样也消灭不了的美名。

那事发生在他十四岁的时候。

一家和他们很要好，比他们稍微富一点的堂房嫂嫂，有一次因为婆婆出门找儿子要钱去了，一个人睡在家里有点胆怯，便请了阿长的母亲去做伴。正所谓合该有事，三天后阿长的父亲竟有两夜不曾回

家，阿长的母亲便不得不守在自己的屋内，派她的儿子去陪伴。第二天的半夜里，隔壁的人家突然听见他的嫂子大声叫了起来，接着拍的一声，似乎打在一个人的面颊上。

“瘟东西！……敢想天鹅肉吃！……”她骂着说。

随后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便寂然了。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隔壁的人不觉笑了起来。显然这个十四岁小孩想干那勾当了。

第三天的清晨，他嫂嫂的脸上还露着盛怒，和他的母亲低声的说着话。他的母亲很不安的，摇着头叹着气。当天晚上，便不叫他去陪他的嫂子，关着门，把他打了一顿。

有好几天，人家和他的嫂子提起阿长，她便非常痛恨的叫他“小鬼”。

但阿长毕竟有特出的天才，他一见嫂嫂仍和从前一样的态度。他的嫂嫂尽管不理他，遇见他时咬着牙，背转脸去，他却仍对着她嘻嘻的笑，仿佛没有事似的。而且还不时的到她房里去。

造物主曾在他嫂嫂的灵魂里撒了宽容，几天过去，她渐渐气平了。她觉得他母亲给他的惩罚已有余，用不着再给他难堪。他到底还没有成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便渐渐和善起来，给了他自新的路。

阿长似乎也懂得他嫂嫂的善意，于是转了一个

方向，接着做了一件无损于他嫂嫂的事。

离开想吃天鹅肉的日子还只有十一二天，他赤着脚踏着雨后的湿地，从外面走回家来。一到他嫂嫂的门边，便无意的推开半截门，跨进了门限。他的嫂嫂和婶婶没有在家，房内冷清清的仿佛正为他预备好了动手的机会。他一时心血来潮，便抬头四面望了一望，瞥见久已羡慕的锡瓶在衣橱顶上亮晶晶地发光，便爬上衣橱面前的凳子，捧了下来。同时智慧发出一个紧急的号令，叫他脱下背身，裹着锡瓶，挟着往二里外的当铺走去。

他的婶婶几分钟后就回了家，立刻发现房里失了东西。她细找痕迹，看见了一路的足印，在衣橱前的凳子上显得更其清楚，左足后跟削了进去。这便有了十足的证据了。她开始去寻阿长，但他不在家，也不在邻人的家里。据隔壁的一个妇人说，确曾看见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和锡瓶一样大的东西，匆匆地走了出去。他的婶婶立刻就明白他往当铺里去了。于是她便站在大门口等待他。

约莫过了一点钟，阿长回来了。他昂着头一路和人家打招呼，这里站了一会，和人家说了几句话，那里站了一会，和人家笑几声，态度很安静。他的婶婶一看见他，就满脸发烧，奔到他的面前，右手拉住他的前胸，左手就是拍的一个耳光。

“畜生！”她一面还骂着说。

"怎么啦？"他握住婶婶的手，仰起头来问，声音颇有点强硬。

"还我锡瓶，饶你狗命！"

"阿，到底什么事呀？先讲给我听！锡瓶怎么样？"

但他的婶婶却不讲给他听，一把拖到屋柱旁，叫媳妇拿了一条粗绳，连人和屋柱捆了起来。

"把钱和当票拿出来，饶你狗命！"

"我那里来的钱？那里来的当票？一会儿说是锡瓶，一会儿又说是钱和当票！不晓得你说的什么！你搜就是了。"

他的婶婶动手搜了，自外面的衣上直搜到里面的衬衣。但没有一点影踪。然而足印清清楚楚，左足脚跟削了进去的，没有第二个人。不是他是那个呢？

"藏到那里去了，老实说出来，免得吃苦！"他的婶婶警告他，预备动手打了。

阿长仿佛没有听见，一点也不害怕，却反而大声叫起苦来！

"你冤屈我！天晓得！……我拿了你的锡瓶做什么！……"

他的嫂嫂脸上全没有了血色，气恨得比他的婶婶还利害，显然是又联想到那夜的事了。

"贼骨头！不打不招！"她从柴堆里抽出来一

束竹梢，往阿长的身上晃了过去。一半的气恨便迸发在“贼骨头”三个字上，另一半的气恨在竹梢上。

阿长有点倔强，竹梢打在身上，一点也不变色。

“打死我也拿不出东西！”

“便打死你这贼骨头！”他的嫂嫂叫着说，举起竹梢，又要往他身上打去。

但阿长的母亲来了。

这一天她正在街上的一家人家做短工，得到了阿长绑在屋柱旁的消息，便急忙跑了回来。她先解了竹梢的围，随后就问底细。

“当票和钱放在那里，老实说出来，她们可以看娘的面孔，饶恕你！”她听完了婶婶的诉说，便转过身去问阿长。

“我没有拿过！她们冤枉我！”阿长诉苦似的答说。

“贼骨头！还说没有拿过！看竹梢！”他的嫂嫂举起竹梢又要打了。

但阿长的母亲毕竟爱阿长，她把竹梢接住了。

“包在我身上！我想法子叫他拿出来。”她说，“现在且先让我搜一遍。”

她动手搜了。比她婶婶仔细，连肋肢窝里都摸过，贴着肉一直摸到裤腰。——东西就在这里了，

她摸着阿长的肚子上围着一根草绳，另外有一根绳直垂到阳物上，拉起来便是一件纸包的东西。她打开来看，果然有六角钱一张当票。

“滚出去！畜生！这样不要脸！”她骂着就是一个耳光，随后便把绳子解开了。

阿长得了机会，就一溜烟的跑走了，当晚没有回来，不晓得在那一个垃圾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晚上走回来，躲在柴堆里，给他母亲看见了，关起门来痛打了一顿。

于是，这个美事传开去，大家谈着他的时候，从此就不再单叫他阿长，叫他“阿长贼骨头”了。

“贼骨头”这三个字在易家村附近人的心中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它不仅含着“贼”，“坏贼”，“一根草也要偷的贼”等等的意义，它还含着“卑贱人”，“卑贱的骨头”，“什么卑贱的事都做得出的下流人”等等的意义。一句话，天下没有什么绰号比这个含义更广，更多，更有用处的了。

阿长的嫂嫂，极端贞节，极端善良之外，还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她想出来的这个芳名，对于阿长再合适没有了。只有阿长这个美的，香的，可爱的人，才不辜负这个美的，香的，可爱的名字！

第　二　章

痛改前非沿门呼卖——旧性复发见物起意——半途被执情急智生——旧恩难忘报以琼浆

阿长自从被他的婶婶绑过屋柱之后，渐渐有点悔悟了。屡次听着母亲的教训，便哭了起来。泪珠象潮似的涌着，许久许久透不过气。走出门外，不自主的头就低了下去，怕看人家一眼。

“我不再做这勾当了！”

一次，他对他的母亲这样说。他说他愿意学好，愿意去做买卖，只求他母亲放一点本，卖饼也可以，卖豆腐也可以，卖洋油也可以。意思确是非常的坚决。

他的母亲答应了。她把自己做短工积得的钱拿出来给他做本钱，买了一只篾编的圆盘，又去和一家饼店说好了，每日批了许多大饼，小饼，油条，油绳之类，叫他顶在头上，到各处去卖。

阿长是一个聪明人，他顶了满盘的饼子出去，常常空着盘子回来，每天总赚到一点钱。他认得附近的大路小路，知道早晨应该由那一条屋衖出发，绕来绕去，到某姓某家的门口，由那一条屋衖绕回来。他知道在某一个地方，某一家门前，高声喊了

起来，屋内的人会出来买他的饼。他知道在某一个地方应该多站一点时候，必定还有人继续出来买他的饼。他又知道某一地方用不着叫喊，某一个地方用不着停顿，即使喊破了喉咙，站酸了两腿，也是不会有人来买的。真所谓熟能生巧，过了几个月，他的头顶就非常适合于盘子，盘子顶在头上，垂着两手不去扶持也可以走路了。盘子的底仿佛有了一个深的洞，套在他的头顶，怎样也不会丢下来，有时阿长的头动起来，它还会滴溜溜的在上转动。

这样的安分而且勤孜，过了一年多，直至十六岁，他的春心又动了。他的心头起了不堪形容的欲望，希求一切的东西，眼珠发起烧来，钉住了眼前别人的所有物，两手痒呵呵的只想伸出去。

于是有一天，情愿捐弃了一年多辛苦所换来的声誉，不自主的走到从前所走过的路上去了。

离开易家村三里路的史家桥的一家人家，叫做万富嫂的，有两个小孩，大的孩子的项圈，在阿长的眼前闪烁了许久了。那银项圈又粗又大，永久亮晶晶地发着光！

“不但可爱而且值钱。”阿长想。

一天他卖饼卖到万富嫂的门口，万富嫂出去了，只剩着两个孩子在门口戏耍。

“卖火热的大饼喽！”阿长故意提高了声音！

“妈妈！卖大饼的来了！”那个大的孩子，约

四岁光景，一面叫着，一面便向阿长跑来。

“妈妈呢？”阿长问。

“妈妈！”那孩子叫了起来。

阿长注意着，依然不听见他妈妈的回答。

“我送你一个吃罢！来！”阿长把盘子放在地上，拿了一个，送给了那孩子，随后又拿了一个，给那呆呆地望着的小的孩子。

“唔，你的衣服真好看！又红又绿！”他说着就去摸大的孩子的前胸。

“妈妈给我做的，弟弟也有一件！”孩子一面咀嚼着，一面高兴地说。他和阿长早已相熟了。

“但你的弟弟没有项圈，”阿长说着就去摸他的项圈。

项圈又光又滑，在他的手中不息地转动着，不由得他的手，起了颤动。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触着这个可爱的东西。

智慧立时发现在他的脑里。他有了主意了。

“啊，你的鞋子多么好看！比你弟弟的还好！那个——谁做给你的呢？穿了——几天了？好的，好的！比什么人都好看！鞋上是什么花？菊花——月季花吗？……”他一面说着，一面就把项圈拉大，从孩子的颈上拿了出来，塞进自己的怀里。孩子正低着头快活看着自己的鞋，一面咕噜着，阿长没有注意他的话，连忙收起盘子走了。

他不想再卖饼子，只是匆匆地走着，不时伸手到衣里去摸那项圈。手触着项圈，在他就是幸福了。他想着想着，但不知想的什么，而脚带着他在史家桥绕了一个极大的圈子，他自己并不知道。这在他是琐事，他完全不愿意去注意。

一种紧急的步声，忽然在他的耳内响了，他回转头去看，一个男子气喘喘地追了上来。那确象孩子的叔叔，面上有一个伤疤，名字叫做万福。

阿长有点惊慌了。他定睛细看，面前还是史家桥，自己还没有走过那条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走了这许久还在这里！”他想。

但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头上的盘子扑的被打下了。万福已扯住了他的前胸。

“贼骨头！”愤怒的声音从万福的喉间迸了出来，同时就是拍的一个耳光，打在阿长的脸上。

“怎么啦？”

“问你自己！”万福大声说着又是拍的一个耳光。

阿长觉得自己的脸上有点发热了。他细看万福，看见他粗红的脸，倒竖的眉毛，凶暴的眼光，阔的手掌，高大的身材。

“还我项圈！”万福大声的喊着。

“还给你！……还给你”阿长发着抖，满口答

应着，就从怀里揣了出来。

“但你赔我大饼！”阿长看看地上的饼已踏碎了一大半，不禁起了惋惜。

“我赔你！我赔你！瘟贼！”万福说着，把项圈往怀一塞，左手按倒阿长，右手捻着拳，连珠炮似的往阿长的背上，屁股上打了下去。

“捉着了吗？打！打死他！”这时孩子的母亲带着几个女人也来了。她们都动手打起来。万福便跨在他的头上，两腿紧紧的夹住了他的头。

“饶了罢！饶了罢！下次不敢了！”

打的人完全不理他，只是打。阿长只好服服贴贴的伏在地上，任他们摆布了。

但智慧是不会离开阿长的脑子的。他看看求饶无用，便想出了一个解围的计策。

“阿呀！痛杀！背脊打断了！腰啦！脚骨啦！”他提高喉咙叫喊起来，哭丧着声音。

“哇……哇！哇…哇哇！”从他的口里吐出来一大堆的口水。

同时，从他的裤里又流出来一些尿，屁股上的裤子顶了起来，臭气冲人的鼻子，——屎也出来了！

“阿呀！打不得了！”妇人们立刻停了打，喊了起来，“尿屎都打出了，会死呢！”

连万福也吃惊了。他连忙放了阿长，跳了开

去。

但阿长依然伏在地上，发着抖，不说一句话，只是哇哇的作着呕。

“这事情糟了！”万富嫂说，牵着一个妇人的手倒退了几步。

“打死是该的！管他娘！走罢！”万福说。

但大家这时却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得退了几步，又远远的望着了。

阿长从地上侧转头来，似乎瞧了一瞧，立刻爬起身来，拾了空盘，飞也似的跑着走了。一路上还落下一些臭的东西。“嘿！你看这个贼骨头坏不坏！”万福叫着说，“上了他一个大当！”

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了。

在笑声中，阿长远远地站住了脚，抖一抖裤子，回转头来望一望背后的人群，一眼瞥见了阿芝的老婆露着两粒突出的虎牙在那里大笑。

“我将来报你的恩，阿芝的老婆！”他想着，又急促的走了。

约有半年光景，阿长没有到史家桥去。

他不再卖大饼，改了行，挑着担子卖洋油了。

一样的迅速，不到两个月，他的两肩非常适合于扁担了。沉重的油担在他渐渐轻松起来。他可以不用手扶持，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或从左肩换到右肩。他知道每一桶洋油可以和多少水，油提子

的底应该多少高，提子提得快，油少了反显得多，提得慢，多了反显得少。他知道某家门口应该多喊几声，他知道某家的洋油是到铺子里去买的。他挑着担子到各处去卖。但不到史家桥去。有时，偶然经过史家桥，便一声不响的匆匆地穿过去了。

他记得，在史家桥闯过祸。一到史家桥，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有点慌张。但那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闯了这样的大祸，是谁的不是呢？——他不大明白。就连那时是那些人打他，那个打得最凶，他也有点模糊了。他只记得一个人：露着两粒突出的虎牙，在背后大笑的阿芝的老婆！这个印象永久不能消灭！走近史家桥，他的两眼就发出火来，看见阿芝的老婆露着牙齿在大笑！

“我将来报你的恩！”他永久记得这一句话。

“怎样报答她呢？这个难看的女人！”他时常这样的想。

但智慧不在他的脑子里长在，他怎样也想不出计策。

“卖洋油的！”

一天他过史家桥，忽然听见背后有女人的声音在叫喊。他不想在史家桥做生意，但一想已经离开村庄有几十步远，不能算是史家桥，做一次意外的买卖也可以，便停住了。

谁知那来的却正是他的冤家——阿芝的老婆！

阿长心里有点恐慌了，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是呆呆地望着阿芝的老婆。

阿芝的老婆似也有点不自然，两眼微微红了起来，显然先前没有注意到，这是阿长。

“买半斤洋油！”她提着油壶，喃喃的说。

“一百念！”阿长说着，便接过油壶，开开盖子，放上漏斗，灌油进去。

“怎样报复呢？”他一面想着，一面慢慢的提了给她。但智慧还不会上来。

“唅唅！还有钱！”阿芝的老婆完全是一个好人，她看见阿长挑上了担子要走，忘记拿钱便叫了起来，一只手拖着他的担子，一只手往他的担子上去放钱。

在这俄顷间，阿长的智慧上来了。

他故意把肩上的担子往后一掀，后面的担子便恰恰碰在阿芝老婆的身上。碰得她几乎跌倒地上，手中的油壶打翻了。担子上的油泼了她一身。

“阿呀！”她叫着，扯住了阿长的担子。“不要走！赔我衣裳！”

“好！赔我洋油！谁叫你拉住了我的担子！”

“到村上去评去！”阿芝的老婆大声的说，发了气。

阿长有点害怕了。史家桥的人，在他是个个凶狠的。他只得用力挑自己的担子。但阿芝的老婆是

有一点肉的，担子重得非常，前后重轻悬殊，怎样也走不得。

“给史家桥人看见，就不好了！”他心里一急，第二个智慧又上来了。

他放下担子，右手紧紧的握住了阿芝老婆攀在油担上的手，左手就往她的奶上一摸。阿芝老婆立刻松了手，他就趁势一推，把她摔在地上了。

十分迅速的，阿长挑上担子就往前面跑。他没有注意到阿芝老婆大声的叫些什么，他只听见三个字，

“贼骨头！”

阿长心里舒畅得非常。虽然泼了洋油，亏了不少的钱，而且连那一百念也没有到手，但终于给他报复了。这报复，是这样的光荣，可以说，所有史家桥人都被他报复完了。

而且，他还握了阿芝老婆的肥嫩的手，摸了突出的奶！这在他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女人的肉是这样的可爱！一触着就浑身酥软了！

光荣而且幸福。

第　三　章

有趣呀面孔上的那两块肉——可恼恶狠狠的眼睛——乘机进言——旁观着天翻地覆

——冤枉得利害难以做人

阿长喝醉了酒似的，挑着担子回到家里。他心里又好过又难过，有好几天只是懒洋洋的想那女人的事。但他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一会想到这里，一会又想到那里去了。

“女人……洋油……大饼……奶……一百念……贼骨头……碰翻了！……”他这样的想来想去，终于得不到一个综合的概念。

然而这也尽够他受苦的了，女人，女人，而又女人！

厌倦来到他的脑里，他不再想挑着担子东跑西跑了。他觉得女人是可怕的，而做这种生意所碰着最多的又偏偏是女人。于是他想来想去，只有改行，去给撑划子的当副手。他有的是气力。坐在船头，两手扳着桨，上身一仰一俯，他觉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新的行业不久就开始了。

和他接触的女人的确少了一大半。有时即使有女人坐在他的船里，赖篷舱的掩遮，他可以看不见里面的人了。

但虽然这样，他还着了魔似的，还不大忘情于女人。他的心头常常热烘烘的，象有滚水要顶开盖子，往外冲了出来一般，——尤其是远远地看见了女人。

其中最使他心动的，莫过于堂房妹妹，阿梅这个丫头了！

她每天坐在阿长所必须经过的大门内，不是缝衣就是绣花。一到大门旁，阿长的眼光就不知不觉的射到阿梅的身上去。

她的两颊胖而且红，发着光。

他的心就突突跳了起来，想去抱她。想张开嘴咬下她两边面颊上的肉。

在她的手腕上，有两个亮晶晶地发光的银的手镯。

“值五六元！”阿长想，“能把这丫头弄到手就有福享了——又好看又有钱！”

但懊恼立时上来了。他想到了她是自己的族内人，要成夫妻是断断做不到的。

懊恼着，懊恼着，一天，他有了办法了。

他从外面回来，走到阿梅的门边，听见了一阵笑声。从玻璃窗望进去，他看见阿梅正和她的姊夫并坐在床上，一面吃着东西，满面喜色，嘻嘻哈哈的在那里开玩笑。

“我也暗地里玩玩罢！”阿长想。

他开始进行了。

头几天，他只和她寒暄，随后几天和她闲谈起来，最后就笑嘻嘻的丢过眼色去。

但阿梅是一个大傻子，她完全不愿意，竟露着

恶狠狠的眼光，沉着脸，转过去了。

这使他难堪，使他痛苦，使他着恼。他觉得阿梅简直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丫头，从此便不再抬起头来，给她恩宠的眼光了。

阿梅有幸，她的父母很快的就给她找到了别的恩宠的眼光，而且过了两个月，完全把阿梅交给幸福了。

他是一个好休息的铜匠，十天有九天不在店里，但同时又很忙，每夜回家总在十二点钟以后。阿才赌棍是他的大名。他的家离易家村只有半里路。关于他的光荣的历史，阿长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最不喜欢他左颊上一条小刀似的伤疤。他觉得他的面孔不能再难看了。

“不喜欢人，却喜欢鬼！”阿长生气了，他亲眼看着阿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头上插着金黄的钗，两耳垂着长串的珠子，手腕上的银镯换了金镯，吹吹打打的抬了出去。

“拆散你们！”阿长怒气冲冲的想。

但虽然这样想着，计策却还没有。他的思想还只是集中在红而且胖的面颊，满身发光的首饰上。

“只这首饰，便就够我一生受用了！”他想。

一天上午，他载客到柳河头后，系着船，正在等候生意的时候，忽然看见阿才赌棍穿得斯斯文文，摇摇摆摆的走过岭来。阿长一想，这柱生意应

该是他的了。于是他就迎了上去，和阿才打招呼。阿才果然就坐着他的船回家，因为他们原是相熟的，而现在，又加入一层亲戚的关系了。

“你们到此地有一会了罢？”阿才开始和阿长攀谈了。

“还不久。你到那里去了来？”阿长问。

“城里做客，前天去的。”

“喔！”

“姑妈的女昨天出嫁了。”

“喔！”

“非常热闹！办了二十桌酒！”

“喔，喔！”

阿长一面说着，一面肚子里在想方法了。

“你有许久不到丈人家里去了罢！”阿长问。

“女人前几天回去过。”

“是的，是的，我看见过！——胖了！你的姨丈也在那里，他近来也很胖。有一次——他们两人并坐在床上开玩笑，要是给生人看见，一定以为是亲兄妹喽！”

“喔！”阿才会意了。“你亲眼看见的吗？”

“怎么不是？一样长短，一样胖……”阿长说到这里停止了。智慧暗中在告诉他，话说到这里已是足够。

阿才赌棍也沉默了。他的心中起了愤怒，脸色

气得失了色，紧紧咬住了上下牙齿。在他的脑中只旋转着这一句话："他们并坐在床上开玩笑！"

懒洋洋地过了年，事情就爆发了。

那天正是正月十二日，马灯轮到易家村。阿梅的父母备了一桌酒席，把两个女婿和女儿都接了来看马灯。大家都很高兴，只有阿才看见姨丈也在，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他想竭力避开他，但坐席时大家偏偏又叫他和姨丈并坐在一条凳上。阿才是一个粗货，他喝着酒，气就渐渐按捺不住，冲上来了。他喝着喝着，喝了七八分酒，满脸红涨，言语杂乱起来。

"喝醉了，不要喝了罢！"阿梅劝他说，想动手去拿他的酒杯。

"滚开！毬东西！"阿才睁着凶恶的两眼，骂了起来，提起酒杯就往阿梅的身上摔了过去，泼得阿梅的缎袄上都是酒。

一桌的人都惊愕了。

"阿才醉了！快拿酱油来！"

但阿才心里却清醒着，只是怒气按捺不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佯装着酒醉，用力把桌子往对面阿梅身上推了过去。

"婊子！"

一桌的碗盆连菜带汤的被他推翻在地上，连邻居们都听见这声音，跑出来了。

“你母亲是什么东西呀！”阿才大声的叫着说，“你父亲是什么东西呀！哼！我不晓得吗？不要脸！……”

“阿才，阿才！”阿梅的父亲走了过去，抱着他，低声下气的说，“你去睡一会罢！我们不好，慢慢儿消你的气！咳咳，阿才，你醉了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先吃一点醒酒的东西罢！”

“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我醉了吗？一点没有醉！滚开！让我打死这婊子！”他说着提起椅子，想对阿梅身上摔去，但别人把他夺下了，而且把他拥进了后房，按倒在床上。

这一天阿长正在家里，他早已挤在人群中观看。大家低声的谈论着，心里都有点觉得事出有因，阿才不象完全酒醉；但这个原因，除了阿长没有第二个人明白。

“生了效力了！”阿长想。

许久许久，他还听见阿才的叫骂，和阿梅的哭泣。他不禁舒畅起来，走了。

但是这句话效力之大，阿长似乎还不曾梦想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祸事愈演愈大了。阿才骂老婆已不仅在酒醉时，没有喝酒也要骂了；不仅在夜里关了门轻轻的骂，白天里当着大众也要骂了；不仅骂她而且打她了，不仅打她，而且好几次把她关禁起来，饿她了；好几次，他把菜

刀磨得雪亮的在阿梅的眼前晃。阿梅突然憔悴了下来，两眼陷了进去，脸上露着许多可怕青肿的伤痕，两腿不时拐着，随后亲家母也相打起来，亲家翁和亲家翁也相打起来，阿梅的兄弟和阿才的兄弟也相打起来——闹得附近的人都不能安静了。

阿才是一个粗货，他的嘴巴留不住秘密，别的人渐渐知道了这祸事的根苗，都相信是阿长有意捣鬼，但阿才却始终相信他的话是确实的。

"是阿长说的！"有一天，阿才在丈人家骂了以后，对着大众说了出来。

"拖这贼骨头出来！"阿才的丈人叫着，便去寻找阿长。

但阿长有点聪明，赖得精光。阿才和阿梅的一家人都赶着要打他，他却飞也似的逃了。

那时满街都站满了人，有几个和阿梅的父亲要好的便兜住了阿长。

易家村最有权威的判事深波先生这时正站在人群中。阿梅的父亲给了阿长三个左手巴掌，便把他拖到深波先生的面前，诉说起来。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天在头上！冤枉得好利害！我不能做人了！"阿长叫着说。

深波先生毫不动气的，冷然而带讥刺的说：

"河盖并没有盖着！"

这是一句可怕的话，阿长生长在易家村，完全

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能做人——跳河！

“天呀！我去死去！”阿长当不住这句话，只好大叫起来，往河边走去。

没有一个人去扯他。

但阿长的脑子里并不缺乏智慧。他慢慢的走下埠头，做出血心跳河的姿势，大叫着，扑了下去。

“死一只狗！”河边的人都只转过身去望着，并不去救他，有几个还这样的叫了出来。

“呵哺——呵哺！天呀！冤枉呀！呵哺——呵——哺！”

岸上的人看见阿长这样的叫着，两手用力的打着水，身子一上一下的沉浮着，走了开去。——但并非往河的中间走，却是沿着河塘走。那些地方，人人知道是很浅的，可以立住脚。

“卖王了！卖王了！”岸上的人都动了气，拾起碎石，向阿长摔了过去。

于是阿长躲闪着，不复喊叫，很快的拨着水往河塘的那一头走了过去，在离开人群较远的地方，爬上了岸，飞也似的逃走。

他有三天不曾回来。随后又在家里躺了四五天，传出来的消息，是阿长病了。

第　四　章

其乐融融——海誓山盟——待时而动——果报分明

阿长真的生了病吗？——不，显然是不会的。他是贼骨头，每根骨头都是贱的。冷天跳在河里，不过洗一澡罢了。冻饿在他是家常便饭。最冷的时候，人家穿着皮袄，捧着手炉，他穿的是一条单裤，一件夹袄，别人吃火锅，他吃的是冷饭冷菜。这样的冬天，他已过了许多年。他并非赚不到钱，他有的是气力，命运也并不坏，生意总是很好的。但一则因为他的母亲要给他讨一个老婆，不时把他得来的钱抽了一部分去储蓄了，二则他自己有一种嗜好，喜欢摸摸牌，所以手头总是常空的。其实穿得暖一点，吃得好一点，他也象别的人似的，有这种欲望。——这可以用某一年冬天里的事情来证明：

那一年的冬天确乎比别的冬天特别要寒冷。雪先后落了三次。易家村周围的河水，都结了坚厚的冰，可以在上面走路了。阿长做不得划船的买卖，只好暂时帮着人家做点心。这是易家村附近的规矩，每年以十一月至十二月，家家户户必须做几斗或几石点心。这是有气力的人的勾当，女人和斯文

的人是做不来的。阿长是一个粗人，他入了伙，跟着别人穿门入户的去刷粉，舂粉，捏厚饼，印年糕。

有一天点心做得邻居阿瑞婶家里，他忽然起了羡慕了。

阿瑞婶家里陈设得很阔气，满房的家具都闪闪地发着光，木器不是朱红色，就是金黄色，锡瓶和饭盂放满了橱顶，阿瑞婶睡的床装着玻璃，又嵌着象牙，价值总在一百五六十元。她原是易家村二等的人家。阿瑞叔在附近已开有三爿店铺了。

阿长进门时，首先注意到衣橱凳上，正放着一堆折叠着的绒衣。

“绒衣一定要比布衣热得多了！”阿长一面做点心，一面心里羡慕着。绒衣时时显露在他的眼前。他很想去拿一件穿。

但那是放在房里，和做点心的地方隔着一间房子。

他时时想着计策。

于是过了一会，智慧上来了。

他看见阿瑞婶的一家人都站在做点心的地方，那间房里没有了人了。他看好了一个机会，佯装着到茅厕去，便溜了开去。走到那间房子。轻轻的跨进门，就在衣橱凳上扯了一件衣服，退出来往茅厕里走。

茅厕里面没有一个人。

他很快的脱下自己的衣服，展开绒衣穿了上去。

忽然，他发现那衣服有点异样了。

扣子不在前胸的当中，而是在靠右的一边。袖子大而且短。没有领子。衣边上还镶着红色的花条。

“咳咳，倒霉倒霉！”阿长知道这是女人的衣服了。

他踌躇起来。

女人的衣服是龌龊的，男子穿了，就会行三年磨苦运！

“不要为是！”

他这样想着，正想把它脱下时，忽然嗅到了一种气息，异样的女人的气息：似乎是香的！

他又踌躇了。

他觉得有一个女人在他的身边：赤裸裸的抱着他，满身都是香粉香水！

他的魂魄飘漾起来了。

“阿长！快来！”

他听见这样的喊声，清醒了。他不愿把这衣服脱下。他爱这衣服。很快的，罩上了自己的夹衣，他又回去安详的做起点心来。

工作舒畅而且轻易，其乐融融。

中午点心做完，阿长回了家。但到了三点钟，阿瑞婶来找阿长了。

“你是有案犯人！”阿瑞婶恶狠的说。

“我看也没有看见过！”

于是阿瑞婶在他的房里搜索了。她有这权，虽然没有证据，因为阿长是有案犯人。

“偷了你的衣服，不是人！”阿长大胆的说。他是男人，阿瑞婶是女人，他想，显然是不会往他的身上找的。

“没有第二个贼骨头！”

“冤枉！天知道！”阿长叫着说，“我可以发誓，我没有拿过！”

“你发誓等放狗屁！敢到庙里对着菩萨发誓，我饶你这狗命！”

阿长一想，这事情不妙。到庙里去发誓不是顽的，他向来没有干过。

“在这里也是一样！”

“贼骨头！明明是你偷的！不拿出来，我叫人打死你！”

这愈加可怕了。阿长知道，阿瑞婶店里的伙计有十来个，真的打起来，是不会有命的。

“庙里去也可以。”他犹延的说。

“看你有胆子跪下去没有！”

阿长只好走了。许多人看着，他说了走，不能

不走。

“走快！走快！”阿瑞婶虽是小脚，却走得比阿长还快；只是一路催逼阿长。

远远看见庙门，阿长的心突突的跳了。

很慢的，他走进了庙里。

菩萨睁着很大的眼睛，恶狠狠的望着阿长。

“跪下去，贼骨头！”阿瑞婶叫着说。

阿长低下头，不做声了。他的心里充满着恐怖，脑里不息的在想挽救的方法。

“不跪下去，——打死你！”阿瑞婶又催逼着说。

阿长的智慧来了，他应声跪了下去。

他似乎在祷祝，但一点没有声音，只微微翕着两唇，阿瑞婶和旁看的人并没有听见。

“说呀！发誓呀！”阿瑞婶又催了。

“好！我发誓！”阿长大声的叫着说，“偷了你的衣服——天雷打！冤枉我——天火独间烧！”

这誓言是这样的可怕，阿瑞婶和其余的人都失了色，倒退了。

“瘟贼！”

阿长忽然听见这声音，同时左颊上着了一个巴掌。他慢慢的站了起来，细看打他的人，却是阿瑞婶店里的一个账房。论辈分，他是阿长的叔叔。阿长一想，他虽然是一个文人，平常也有几分气力，

须得看机会对付。

“发了誓，可以饶了罢！”阿长诉求似的说。

“不饶你，早就结果你这狗命了！”那个叔叔气汹汹的说，“你犯了多少案子！谁不知道！”

“我改过做人了！饶了～～我～～罢！”

阿长这样的说着，复仇的计策有了，他蹲下身去，假装着去拔鞋跟，趁他冷不防，提起鞋子，就在他左颊上拍的一个巴掌，赤着一只脚，跑着走。

“我发了誓还不够吗？你还要打我！”阿长一面跑一面叫着。

他的叔叔到底是一个斯文人，被阿长看破了，怎么也追他不上。

阿长从别一条小路跑到家里，出了一身大汗，身上热得不堪。他立刻明白，非脱掉这件绒衣不可了！他已不复爱这件衣服。他有点怪它，觉得不是它，今日的祸事是不会有的。而这祸事直至这时仿佛还没有完结：一则阿瑞婶丢了衣服决不甘心，二则那个账房先生受了打，难免找他算账。这都不是好惹的。

智慧涌到他的脑里，他立刻脱下绒衣，穿上自己的夹衣，挟在衣服下，走了出去。

阿瑞婶的房子和他的房子在一条衖堂里。果然如他所料，他们都是由大路回来，这时正在半路上。果然阿瑞婶家里没有一个人。果然阿瑞婶家里

的门开着。

于是阿长很快的走进了房里，把绒衣塞在阿瑞婶床上被窝里，从自己的后墙，爬到菜地里，取别一条路走了。

他有五六天没有回家。

阿瑞婶当夜就宽恕了他，因为绒衣原好好的在自己被窝里。

但神明却并不宽恕阿瑞婶。果报分明，第三天夜里几乎酿成大祸了。

她的后院空地里借给人家堆着的稻草，不知怎的忽然烧了起来。幸亏救得快……

第　五　章

美丽的妻室——体贴入微——二次的屈服——最后的胜利

阿长真使人羡慕！他苦到二十八岁苦出头了！这就是他也有了一个老婆！非常的美丽！她的面孔上雕刻着花纹，涂了四两花粉还不厌多，真是一个粉匣子！头发是外国式的，松毛一样的黄，打了千百个结，鬈屈着。从耳朵背后起一直到头颈，永久涂着乌黑的粉。眼皮上涂着胭脂，血一般红。鼻子洞里常粘着浆糊。包脚布从袜洞里拖了出来。走起路来，鞋边着地，缓而且慢。“拖鸡豹”是她的芳

名！

感谢他的母亲，自阿长的父亲死后，忍冻受饥，辛苦了半生，积了一百几十元钱，又东挪西扯，才给了他这个可爱的妻子！

阿长待她不能再好了。在阿长看起来，她简直是一块宝玉。为了她，阿长时常丢开了工作，在家里陪伴她。同她在一起，生活是这样的快乐：说不出的快乐！

阿长不时从别的地方带来许多雪花膏，香粉，胭脂，香皂，花露水给她。他母亲叫她磨锡箔，但阿长不叫她磨，他怕她辛苦。煮起饭来，阿长亲自烧火，怕她烧了头发。切起菜来，阿长自己动手，怕她砍了指头。夜里，自己睡在外边，叫她睡在里边，怕她胆小。

“老婆真好！”阿长时常对人家这样的称赞说。

的确，他的老婆是非常的好的。满村的人知道：她好，好，好，好的不止一个！

例如阿二烂眼是一个，阿七拐脚是二个，化生驼背是三个，……

阿长是聪明人，他的耳朵灵，一年后也渐渐知道了。于是智慧来到他的脑里，他想好了一种方法。

一天，他对他的妻子说，要送一个客到远处

去，夜里不回来了。这原是常有的事，他的妻子毫不怀疑。

但到了夜里十点钟，他悄悄的回家了。

他先躲在门外倾听。

屋内已熄了灯，门关着。

他听见里面喃喃的低微的语声。他的耳朵不会背叛他，他分别出其中有阿二烂眼。

“有趣！……真胖呀！……”他隐隐约约听见阿二的话。

他不禁愤怒起来，两手握着拳，用力的敲门了：蓬蓬蓬！

“谁——呀？”他的妻子带着惊慌的音调，低声的问。

阿长气得回答不出话来，只是用力的敲门：

蓬蓬蓬！蓬蓬蓬！……

“到底是谁呀？”阿长的妻子含着怒气似的问，“半夜三更，人家睡了还要闹！”

“开不开呀？敲破这门！”

里面暂时静默了。阿长的妻子显然已听出了声音。

“是鬼是人呀？说了才开！”她接着便这样的问，故意延宕着。

“丑婊子！我的声音还听不出吗？”阿长愤怒的骂了。

"喔喔！听出了！等一等，我来开！"他的妻子一半生气，一半恐慌的说，"说不回来，又回来了！这样迟！半夜起来好不冷！"

阿长听见他的妻子起来了。他的胸中起了火，预备一进门就捉住阿二烂眼，给他一个耳光。

"瘟虫！又偷懒回来了！不做生意，吃什么呀？"他的妻子大声的咕噜着，蹬着脚，走到了门边。

"做得好事！"阿长听见她拔了栓，用力把门推开了半边，站在当中抵住了出路，骂着就是一个耳光，给他的妻子。

"怎么啦！你不做生意还打人吗？"

阿长的妻子比阿长还聪明，她说着把阿长用力一拖，拖到里面了。

房中没有点灯，阿长看不见一个人，只看见门口有光的地方，隐约晃过一个影子。

阿长知道失败了。他赶了出去，已看不见一点踪迹。

"丑婊子！做得好事！"他骂着，拍的在他妻子的面孔上又是一个耳光。"偷人了！"

于是阿长的妻子号淘大哭了。

"天呀！好不冤枉！……不能做人了！……"

她哭着，蹬着脚，敲着床。闹得阿长的母亲和邻居们都起来调解了。

“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得了什么凭据呀！”她哭着说。

阿长失败了。他只有向她赔罪，直赔罪到天亮。

但阿长不甘心，他想好了第二个方法。

费了两天断断续续的工夫，他在房顶上挖了一个洞。那上面是别家堆柴的地方，不大有人上去。他的妻子不时到外面去，给了他很好的机会。他只把楼板挖起二块，又假盖着。在那里预备好了两根粗绳：一根缒自己下房里，一根预备带下去捆阿二烂眼。

他先给了她信用：好几次说夜里不回来，就真的不回来了。

一天夜里，他就躲到楼上等候着。

阿二烂眼果然又来了。

他听着他进门，听着他们切切的私语，听着他们熄了灯，上床睡觉。直至他们呼呼响起来，阿长动手了。

他很小心的掀起楼板，拴好了绳子，慢慢缒了下去……

“捉贼！捉贼！”

阿长快要缒下地，忽然听见他妻子在自己的身边喊了起来，同时，他觉得自己的颈项上被绳捆着了。他伸手去摸，自己已套在一只大袋里。

“捉住贼了！捉住贼了！”他的妻子喊着，把

他头颈上的绳子越抽越紧，抽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紧紧的打了两个结。

灯点起时，阿长快昏过去了。

他的脚没有着地，悬空的吊在房里。

许多人进来了。

呵，原来是阿长！赶快放了他！

阿长的妻子号淘大哭了！她不愿再活着。她要跳河去！

于是阿长第二次失败了。他又只好赔罪，直赔罪到天亮。

但最后的胜利，毕竟是属于阿长的，因为他有特别的天才。过了不久，果然被他捉着一双了！

那是他暗地里请了许多帮手，自己先躲在床底下，用里应外合的方法。

这一次，捉住了两个赤裸裸的人！

然而有幸的是阿二烂眼，不幸的是阿七拐脚！他替代了阿二出丑！

在他们身上，阿长几乎打烂了一双手！

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大家不禁对阿长起了相当的佩服。

但阿长是念善经的人的儿子，他的心中不乏慈悲，终于饶恕了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子从此也怕了他，走了正路，不做歹事了。

第　六　章

慈母早弃哀痛成疾——鬼差误捉遭了一场奇祸——中途脱逃又受意外之灾

阿长的母亲真是一个不能再好的人了。她为了阿长，受尽了甜酸苦辣。在他父亲脾气最坏的时期中，她生了阿长。那时她连自己的饭也吃不饱，却还要喂阿长。当阿长稍稍可以丢开的时候，她就出去给人家做短工，洗衣，磨粉。夜里回来磨锡箔，补衣服，直至半夜，五更起来给他预备好了一天的饭菜。阿长可以独睡在家的时候，她就出去给人家长做，半月一月回家一次。她的工钱是很少的，每月不过一元或一元二角。但她不肯浪化一文，统统积储起来了。因此，当阿长的父亲死时，她有钱买棺材，也有钱给他超度。阿长这一个妻子可以说是她的汗血换来的！她直做到五十八岁，断气前一个月。家里只有两间房子，连厨房在内。阿长有了老婆，她就让了出来，睡在厨房里，那里黑暗而且狭小，满是灰尘，直睡到死。

她不大打骂阿长，因为她希望阿长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咳，畜生呀畜生！脾气不改，怎样活下去呀！"阿长做错了事情，她常常这样唉声叹气的

说，这“畜生”两字，从她口里出来很柔和，含着自己的骨肉的意思。“坏是不要紧的，只要能改！我从前年轻时走的路也并不好！……”

听着他母亲的劝告，阿长只会低下头去，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母亲不常生病，偶然病了，阿长便着了急，想了种种方法去弄可口的菜来给她吃。

她最后一次的病，躺了很久，阿长显然失了常态了。

他自己的面色也渐渐青白起来，言语失了均衡，不时没有目的的来往走着，一种恍惚的神情笼罩了他。

随后他也病倒了。他的病跟着他母亲的病重起来，热度一天比一天高，呓语说个不休。

“妈，我跟着你去！”

一天下午，他突然起了床，这样的说着，解下裤带，往自己的颈上套了。

那时旁边站着好几个人，都突然惊骇起来，不知怎样才好。

他的妈已失了知觉，僵然躺在床上，只睁着眼，没有言语。

阿长的舅舅也站在旁边，他是预备送他姊姊的终来的。他一看见阿长要上吊，便跳了起来，伸出左手，就是拍拍的三个巴掌：

"畜生！"他骂着说，"要你娘送你的终吗？"

阿长哄然倒下了，从他的口中，吐出来许多白的沫。他喃喃的说着：

"啊，是吗？……妈西匹！……割下你的头……啊，这么大！……这么大！……我姓陈……阿四……阿呀！我不去……我不去！……吓杀我了，吓杀我了！……"

"阿长！阿长！"旁边的人都叫了起来，他的妻子便去推扯。

"啊，不要扯我！……我怕……我不去………饶了我罢！……"阿长非常害怕的伸着两手，推开什么东西的样子。他的两眼陷了进去，皱着面孔，全身发着抖。

这样的继续了很久，随后又不做一声的躺着了。

但不久，他大笑了。

"哈哈哈！……不要客气……四角……对不住，对不住……哈哈哈！……来吗？……"

大家都非常担忧，怕他活不下去，又恐怕他母亲醒过来，知道阿长的病势。于是大家商议，决定暂时把阿长放到楼上的柴间里去，让他的母亲先在房间里断气。他们相信，阿长的母亲就要走的，阿长怎样的快，也不会在她之先。

"妈！妈！……带我去！……"阿长不时在楼上叫着说，好几次想爬了起来，但终于被别人按住了。

到了晚上八点钟光景，楼下的哭声动了。

阿长的母亲已起了程。

在楼上照顾阿长的人也都跑了下去，暂时丢开了阿长，因为阿长那时正熟睡着。照规矩，阿长是应该去送终的，但他的病势既然这样的危险，也只有变通着办了。他母亲不能得他送终，总是前生注定的。

过了许久，底下的人在忙碌中忽然记到阿长了。

但等人跑上楼去，阿长已不在那里！

他到那里去了呢，阿长？

没有谁知道！

大家惊慌了！因为他曾经寻过短见！他说他是要跟着他母亲一块去的！

到处寻找，没有阿长的踪迹。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他看见一个人，好象是阿长，曾在屋上爬过，经过几家的楼窗，一一张望，往大门上走了去……

这显然是阿长去寻短见了！

大家便往大门外，河边，街上去寻找。

但那些地方都没有踪迹。

只有一个住在河边的人说，他曾经听见河边扑通的响了一声，象一块很大的石头丢下水中……

呵，阿长投河了！显然是投河了！

纷乱和扰攘立刻迷漫了易家村，仿佛落下了一颗陨星一般。他们都非常的惊异，想不到阿长这样坏的一个人，竟是一个孝子！以身殉母的孝子！这样的事情，在易家村还不曾发生过！不，不，连听也不曾听见过，在这些村庄上！

第二天，许多人顺着河去寻阿长的尸首，不看见浮上来。几个人撑着船去打捞，也没有捞到什么。附近树林和义冢地也找不见踪迹。

阿长已经不见了，他没有亲叔伯，没有亲兄弟，亲姊妹，阿长母亲已躺在祖堂里，这收殓出葬的大事便落在他舅舅的身上了。阿长没有积储什么钱，就有，也没有交给谁。这个可怜的母亲到死时只剩了十元自己的汗血钱。她又没有田或屋子可以抵卖，而阿长的舅舅的情形也半斤等于八两。没有办法，只有草草收殓，当日就出葬了。她已绝了后代，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过继是不会有人愿意的，可怜的女人！好好的超度，眼看做不到，只有请两个念巫代替和尚罢！至于落殓酒，送丧酒自然也只好请族人原谅，完全免去，因为两次照例的酒席费实在没有人拿得出。谁肯给没有后代的人填出三四十元钱来？以后向谁讨呢？阿长的老婆决不会

守一生孤孀！

于是他母亲的事情就在当天草草的结束了。

冷落而且凄凉。

第三天清晨，天刚发亮，种田的木生的老婆提着淘米篮到河边去淘米了。

大门还关着，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一到门边，她突然叫了起来，回头就跑！

她看见大门边躲着一个可怕的影子！极象阿长！一身泥泞！

“鬼啦！鬼啦！……”她吓得抖颤起来。这显然是阿长的灵魂回来了！

邻居们都惊骇起来，一听见她的叫声。

木生赶出来了。他是一个胆子极大的粗人。他一手拿着扁担，大声的问：

“在那里？在那里？”

“不要过去！……阿长的灵魂转来了！……躲在大门边！……”她的老婆叫着说。

木生一点也不害怕，走了拢去。

“张天师在此！”他高声的喊着。

阿长发着抖，蹲下了。他口里颤声的说：

“是我，木生叔！……人！”

木生听见他的话，确象活人的声音，像子也一点没有改变，他有点犹疑了。他想，阿长生病的时候原是有点象发疯，或许真的没有死。于是他拿住

了扁担，问了：

“是人，叫三声应三声！……阿长！”

“噢！”

“阿长！”

“噢！”

“阿长！”

“噢！……真的是人，木生叔！”

木生叔相信了。但他立刻又想到了一个方法。鬼是最怕左手巴掌的，他想，如果是鬼，三个左手巴掌，就会消散。于是他决计再作一次证明。

他走近阿长，拍的就是一个左手巴掌，口里喊一声：

“小鬼！”

阿长只缩了一缩身子，阿呀响了一声。

拍的又是一个巴掌，阿长又只哼了一声，缩了一缩身子。

第三个巴掌又打下去了，阿长仍整个在那里。

“我受不住了，木生叔！可怜我已受了一场大苦！……”

这时大门内的人都已聚在那里。他们确信阿长真的没有死。

阿长的舅舅因为阿长的老婆日后的事还没有排布好，夜里没有回去，宿在邻居的家里。他听见这消息，也赶到了。

他走上去也是拍拍拍三个左手巴掌，随后扯住阿长的耳朵，审问起来：

“那末你到底到那里去了，说出来！”

阿长发着抖说了：

“昨夜，——前天夜里，舅舅，一个可怕的人把我拖去的……把我拖到河里，按在河底里，灌我烂泥，又把我捆起来，拴在乱石里……我摸了一天河蚌……真大，舅舅，河蚌象甑大，螺蛳象碗大……好些人都在那里摸……我叫着叫着，没有一个人救我……后来我想出了法子，打碎一个蚌壳，割断绳，……逃上岸……走了一夜，才到家……”

许多女人都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阿长的身上的确都是烂泥，面孔，头发上都是。

“这一定是鬼差捉错了！”

“也许是他命里注定要受这场殃！”

但阿长的舅舅却一点也不相信。他摇着头，怒气冲冲的睁着眼睛，说：

“狗屁！全是说谎！解开衣裳看过！”

阿长的舅舅的确了解阿长最深，这也许是他的姊姊生前常常在讲阿长的行为给他听的缘故吧。

在阿长的衣袋里，他找到了铁证：那是一包纸包，一点也没有湿，打开来，里面有十二元钞票！

“瘟东西！真死了还好一点！你骗谁，河里浸

了一天一夜，钞票会不湿！连纸包都是干的！你想把这钱藏起来，躲了开去，免得你娘死了，把你的袋口扯大！贼骨头！瘟东西！……”

他提起拳头连珠炮似的打了起来，两脚乱跌起来。许多人围拢来帮着打了。打得阿长走路不得。

但这十二元钞票，最后毕竟属于阿长了。因为虽然人家把它交给了他的老婆，而他的老婆毕竟是他的老婆！

第　七　章

戏语成真黑夜开棺——红绫被翻娇妻遭殃——空手出发别寻新地——阿长阿长

事实证明，阿长这双手有特别的天才。他依靠着它们，做了许多人家不敢做的事。光荣的纹已深刻地显露在他的两手上。他现在已没有父母，荫庇一点也没有了。家里没有田也没有钱，只有两间破陋的小屋，一道半倒塌的矮场，一扇破洞点点的烂门。饭锅是土做的，缺了口，筷已焦了一头，碗破了一边，凳子断了脚，桌子起了疤。可以说，穷到极巅了。

但他能够活着，能够活下去。

这是谁的功劳呢？

他的手的功劳！

他的手会掘地，会种菜，会砻谷，会舂米，会磨粉，会划船，会砍柴……

易家村极少这样的人物。虽然人人知道他的手不干净，却也缺少他不得。

又例如，易家村死了人，冰冷冷的，谁去给他穿衣呢？——阿长！阴森森的，谁在夜里看守尸首呢？——阿长！臭气冲鼻的，谁去扛着他放下棺材呢？——阿长！

不仅这些，他还学会了别的事情。

“黄金十二两！”

“有！”他答应着，砌的敲一下铜锣。

“乌金八两！”

“有！”砌的又敲一下铜锣。

“白米三斗！”

“有！”

“白米四斗！”

“有！”

“白米五斗！”

“有！”

“白米六斗！白米七斗！白米八斗！”

“有！有！有！”他答应一声敲一下，一点也不错误，一点也不迟缓，当入殓的时候。

对着死人，他不吐一口涎不发一点抖。他说着，笑着，做着，仿佛在他的面前躺着的不是死

人，是活人。

“啊，爬起来了！”

半夜守尸的时候，常常有人故意这样的吓他，手指着躺在门板上的死人。

“正是三缺一，勿来伤阴德！”他安然笑着说。

“穿得真好啊！绸绉和花缎！”

一次，在守尸的夜里，阿毕鸦片鬼忽然这样的说了起来。

“金戒指不晓得带了去做什么！难道这在阴间也有用么！”阿长说。

“怎么没有用！”

“压在天门，倒有点可怕！”

“你去拿一只来罢！我做庄家！我不怕！”

“拿一只就拿一只！”阿长随口的说。

“只怕阎吴大王要你做朋友！”

“笑话！剥尸也有方法！”

阿毕鸦片鬼笑了。

“你去剥来！”

“一道去！”

于是认真的商量了。

这一夜守夜的只有三个人，其中的一个，这时正熟睡着。他们两个人切切的密议起来，没有谁听见。

阿毕鸦片鬼是一个光棍，他穷得和阿长差不多。据易家村人所知道，他走的也是岔路。

于是过了三四天，这事情举行了。

夜色非常的朦胧，对面辨不出人。循着田塍，阿长和阿毕鸦片鬼悄悄的向一家出丧才两天的棺材走去，后面远远的跟着阿长的妻子，因为这勾当需要女人的左手。

阿长的肩上背着一根扁担，扁担上挂着一根稻绳，象砍柴的模样。阿毕鸦片鬼代他拿了镰刀，一只麻袋，象一个伴。

不久，到了那棺材旁了。

两个人开始轻轻的割断草绳，揭开上面的草。随后阿长便在田里捻了一团泥土，插上三根带来的香棒！跪着拜了三拜，轻轻祷告着说：

“开门！有事看朋友！”

说完这话，也就站起来，和阿毕鸦片鬼肩着棺盖，用力往上抬。

棺盖豁然顶开了。

那里面躺着一个安静的女人，身上重重叠叠的盖着红绫的棉被。头上扎着黑色的包头，只露出了一张青白的面孔。眼睛，鼻子和嘴巴已陷了进去。

掀开棉被，阿长就叫他的老婆动手。

于是拖鸡豹便走上前，在死人的脸上，拍拍的

三个左手巴掌，低声而凶恶的叫着说：

“欠我铜钱还不还？”

尸首突然自己坐起了。因为女人的左手巴掌比什么都厉害。

“还不还？”阿长也叫着说，“还不还？连问三声，不还——就剥！”

三双手同时动手了。

这一夜满载而归……

不久，阿长和阿毕鸦片鬼上了瘾了。那里最多金戒指，银手镯，玉簪，缎衣，红绫被。地点又多半在野外，半夜里没有人看见，安静地做完了事，重又把稻草盖在上面，一点不露痕迹。

没有什么买卖比这更好了！

安稳而且厚利。

但一次，事情暴露了。

一处处人家，看见棺材旁脱落了许多稻草，疑惑起来，仔细观察，棺材上的稻草有点紊乱，再看时，棺材盖没有合口。

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开去，许多人都惊疑起来，细细地去观察自己家里人的棺材。

有好几家，发现棺材口边压着一角棉袍或衣裳……

有一家，看见半只赤裸裸的手臂拖在外面，棺盖压着……

一天下午，阿长正在对河的火烧场里寻找东西，忽然看见五六个背着枪的警察往自己的大门内走了进去，后面跟着一大群男女。

阿长知道事情有点不妙了。他连忙在倒墙和未曾烧光的破屋中躲了起来，他只用一只眼睛从破洞里张望着。

对河的人越聚越多，都大声的谈论，一片喧嚷。

不久，人群两边分开，让出一条路，警察簇拥着他的妻子走了出来。一个警察挟着一条红绫的被，那正是阿长最近剥来的东西。

呵，阿长的老婆捉去了！阿长所心爱的老婆！

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伤心了，阿长看着自己的老婆被警察绳捆索绑的捉了去。

他失了心似的，在附近什么地方躲了两天，饭也没有吃。

过了三天，易家村又骚动起来，街路上挤满了人。

阿长偷偷的看见人群中走着自己的妻子。手反绑着，头颈上一个木架，背上一块白布，写着许多字。七八个背枪的警察簇拥着。一个人提着铜锣，不时敲着。

完了！一切都完了！

阿长的老婆显然已定了罪名！不是杀就是枪

毙！

可怜呵，阿长的老婆！这样青轻的年纪！

阿长昏晕了……

待他醒来，太阳已经下了山，黑暗渐渐罩住了易家村。

这时正有两个人提着灯笼，谈着话急促地走过。阿长只听见一句话：

“解到县里去了！”

阿长不想再回到家里去，虽然那里还藏着许多秘密的东西，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了。而且，即使可能，他也不愿再见那伤心的房子。他决计当夜离开易家村了。

他的心虽然震荡着，但他的脑子还依旧。他相信大地上还有他可以过活的地方。

“说不定，”他想，“别的地方更好！”

他的心是很容易安定的。新的希望又生长在他的脑内。

在朦胧的夜色中，他赤手空拳的出发了……

阿长，阿长！

阿长！阿长！！！

…………

第　八　章

尾声

阿长离开易家村是在民国………年，三十……岁，至今将近十年了。

关于他，没有什么消息，在这冗长的年月中。

新的更好的地方应该有的罢，找到他，在阿长总是可能的罢——

给阿长祝福！

微小的生物

初冬的一个夜间，我独坐在小楼中。

可爱的秋的创造者的音乐久已悄然不复可闻，主宰着这夜间的，已是满含着凄凉滋味的沉寂。

油灯乍明乍灭地发着暗淡的光，在忧郁中映出了若呆笨若生动的杯壶的大影在墙上。墙壁露着漏水浸黑的霉点，愁容满面的站着，不时皱着黝黑的斑疤。屹立的书架晃摇着，不堪载重一般。

“阿，初冬的夜是凄凉而且可怕呵！”

在这种境象中，我不禁竦然沉思起来，目光便不知不觉离开了桌上的书本。

我看见了一幅同样凄凉的图画：

风已比前尖削；太阳时常蒙着雾一般的面网，淡淡地发着光；灰色的云的流动显得滞呆而沉重。寒冷包满在大气中。野外的草木恐怖地抖颤着，无力拖曳它们翅膀似的，时时抖下萎黄的残缺的叶儿，一天比一天裸露了。远处的山仿佛火灾后的残

迹，这里焦了头，那里烂了额。一切都变了色，换上了憔悴而悲哀的容貌。

"一般微小的生物已在这时灭亡了！"我想，对着这可怕的冬的图画。

这是的确的：许多的花草已经枯萎，虫豸的鸣声已经寂然；就连强的人也披上厚而重的衣，显得特别呆笨了。

但在这样想着的时候，一种轻微的袭击忽然落到了我的面上。仿佛无意的一般，它象一片柔毛的尖端在我的面上轻轻拂了一下。

灯光渐渐明亮了。

在染着密密的黑点的书页上，我隐约地看见了一个微小的生物。它微细到这样，几乎和行间的标点难以分别，若不是它微微地蠕动着。

它仿佛是一个蚊子。

"咦，这时还有蚊子吗？"我不禁惊讶地想，"有意似的，它想证明我的感想的谬误吧？"

我想着，不自主的就伸出指头往那里一抹。

似乎，它被我抹死了。但没有一点痕迹。很干，没有血，也没有水。指头很干净。在书上，黑点的中间，只留着三两颗微小的灰点。这大概就是这个微小的生物的身躯了。

"嗳，微小到这样！"

我想着，往书上嘘了一口气。于是连那灰一般

的东西也不知那里去了。白的纸上仍只见黑色的字的斑点。

“这样的可怜！”我想，“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血或水分，当它被我抹死的时候。死了又没有一点痕迹。仿佛没有死，也没有活着过，很象世界上不曾有过这小东西。……”

正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第二个蚊子似的小东西又飞来了。不，它象是自己飞来，似乎是被什么驱落在书上一般。它的翅膀和肢体一样的难以辨别。

我不自主的又伸出手指去抹了一下。

一切都和第一次相同：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血，也没有一点水分，只有几点微小的灰是它的痕迹，但这痕迹也不长在。

“咳咳，难道连感觉也没有吗？”我自己问自己说，“它曾经感觉到剧痛，稍微挣扎了一下，颤动了一下吗，当我的手指抹下去的时候？……”

灯骤然阴暗了。它似乎悲哀得不愿继续放光，抖颤着想熄了下去。墙上的影子晃摇了几下，愈加模糊起来，想凄然隐避一般。墙壁的皱纹愈加深了。书架伤心得象要倒了下来……

但这样的继续得不久，灯又骤然明亮了。

“嗡……”

一种声音忽然在我的耳边叫了起来。

它落在书上，微小的和前二个一模一样，但活泼，灵敏。

它伸展着翅膀，渐渐变大了。

我很清楚的看见了它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尖利的嘴，长而威凛的头颈，坚强的翅膀，粗大的腿——威严而且可怕。

“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末微弱！”

它忽然对我抬起头来，大声的说起话来。

“到了第二个的夏天，我们又将起来，集合着伴侣，攻击你们卑劣的人们！那时，我们将吸尽你们的血液，带给你们疾病和死亡！……冬天是我们安息的时期，现在，我也去睡眠了，明年再和你相见！……”

他说了，嗡的一声，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听着，不禁竦然，毛发都竖了起来。

灯愈加明亮了。墙上的影子凶恶地睁着眼。墙壁带着黝黑的斑点，张着口，狰狞地枯笑着。书架竖着眉毛，危然站着……

最后的胜利

阿吉叔急急忙忙地吃完中饭，戴上偌大的旧笠帽，将裤脚卷到脱了毛的大腿上，赤着脚，便匆匆走出大门去。

“新谷快熟了……”他一面走，一面低着头想着，猛不防眼前显出一个高大的人形。

他象快要撞到墙壁上去似的，慌忙收住了两脚，抬起头来。

“啊，你回来了？”语气恭敬而且亲热。

但对面站着的人没有回答，只睁着两眼望他。

阿吉叔立刻象平常一般恭敬地低下了眼光。他没有在那里等待那人的回答，他只惊讶地想着：“怎么不坐船来……？”

过了一会，高大的人说话了：

“给我……拿回去……”声音低而且缓，是命令的口气。

阿吉叔这时才看见了那人手中的包裹，没有闲

暇打量包裹中的东西，也不等待他提过来，便伸出手去接住。

他抬头四面一望，才知道自己是在桥边，便立刻转了方向，向那人的家里走去。

进了高大的墙门，阿吉叔就遇见了他嫡亲的嫂嫂。

“人呢？”

他的嫂嫂瞥了阿吉叔一眼，便惊讶地这样的问他。

阿吉叔呆住了。他先前原没有注意到他的侄儿子往那里去，一路走来，只是低着头，没有回头向桥的那边望过。

“怕是看人去了……”他不敢确定的说。

“噻——！”

这声音惊忧而且埋怨，阿吉叔恍然若有所悟似的，连忙抢上他的嫂嫂前面，走出了大门。

他看见他的侄儿子贵生老板了。

他象船失了舵似的在路上摇荡，前一步后一步，两腿沉重得象有几百斤重。他走了几步，便停住了脚，东望一望，西望一望，装出停停走走在安闲地观看东西的样子。

阿吉叔有点吃惊了。他赶快迎了上去。

“怎么呀？我扶你回去罢？”

他低声问贵生老板说，但不敢伸出手去触着

他。

贵生老板摇了一摇头，眼中射出严厉的光来。阿吉叔知道了他的意思，便立刻低下头，跟在他后背。

贵生老板的挣扎似乎成了功，他愈加有了气力，愈加装得镇定了。他还不时的慢慢地回过头去望他的叔叔，一只手臂趁势摇荡到胸前，装出一边观望，一边在指手划脚的模样。

他的母亲站在大门外望着，也强装出镇定的态度。直至贵生老板走到大门口，她才发出急迫而含埋怨的命令：

“扶他进去呀！”

阿吉叔知道用得着他的时候到了。他抢上一步，抱住贵生老板的腰，拖进大门，一直冲进了前房。

贵生老板从心底里哼出一个“呣”字来，便闭着两眼，倒在藤椅上。

阿吉叔头一次遇见这事情，心里又惊异又害怕。他不晓得他的侄儿子生的什么病。他只看见他躺在藤椅上，脸色又青又白，象有了什么不吉的事似的，听不见他的鼻息声。他想问他的嫂嫂，但他的嫂嫂看见他要开口，便摇着手止住了他。

约莫过了一刻钟，贵生老板的妻子端了一碗汤来了。

贵生老板偏过头去，依然闭着眼睛，张开嘴巴，喝了几口，又一动不动地躺在藤椅上。

果然这是一种宝贵的补品，不到半点钟，就生了效力了，贵生老板的嘴唇渐渐翕动起来，打了几个呵欠，眼皮也渐渐睁开，手和脚伸起懒来，最后竟起来换了一个地方，坐在桌子傍的靠背椅上了。

他瞥了坐在角隅里的阿吉叔一眼，便叹了一口气。

“这样没有用处！”他缓慢地对着阿吉叔说，“要你拿包袱，就拿着走了。难道我好好的，连包袱也拿不动吗！”

“我道你有事去……”

“什么天大的要紧事，到了家门口，不进来！……”

“咳，真是不堪，越老越笨了！”贵生老板的母亲也叹着气埋怨说。“一点不晓得看风色——！要不是燕窝汤吊一吊……那东西真会作怪……”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

阿吉叔第一次眼快，他看见贵生老板对他的母亲丢了一个眼色。他心里有点明白了。但却也不十分瞭然：“那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怎的会这样作怪？怎么燕窝汤吊得住呢？……”

正当阿吉叔这样想的时候，贵生老板站起来了。在房中踱了几次，他便要到街上去。照他母亲

的意思，这是不必的：上城里去了两天，一定很疲乏，应该休息休息，况且刚才又出了毛病。但贵生老板却不以为意。他心里只记挂着他的米店，两天不曾到那里去，在他好象已经两年了。

他的母亲知道她儿子的脾气，看见他摇一摇头，便不再多说话。至于阿吉叔是向来不参预的。他早已跟着贵生老板站起来，这时也就跟着他走出了大门，无须打什么招呼，便由另一条小路往田间走去。

贵生老板没有注意阿吉叔，他心里只是计算着米价：

“新谷快上场了……陈谷必须跌价……米价要跟着涨落……四元算……三元九角算……三元八角……进货出货，一年四季全靠这时弄得得法……阿真那厮可恶，他敢在这里开起米店来！抢我的生意，昌馀从前有两石米一天生意，现在祥生一开，只有一石五六斗之谱了！阿真这厮有什么本钱！……”

他想着想着已经走到了昌馀米店的门口，还不听见有人对他打招呼，便抬起头来，往店堂里望去。

店堂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于是惊讶生出气忿，气忿又生出了警告：

“呃！呃！”大声的干咳响了。

这时从店堂的里间便走出来一个人。

那不是店里的账房三先生，不是学徒芝玉，也不是米师父阿生。来者是村上的元林驼背。他手中提着一只米篮，匆匆忙忙的迎了出来。

贵生老板生成眼尖，他一眼就瞥出了元林驼背慌张的神色。

“付了钱走！”他扯住了元林驼背的衣服，大声喊着说。元林驼背慌了，他吃吃的说：“赊一赊，忘记带来了……”话还没有完，贵生老板便是拍的一个耳光。

“瘟贼！”

于是店堂里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你一句我一句的纷纷议论不休。阿生米师父卷起了裤脚，捏着拳头，显出跃跃欲试的神气。元林驼背早已低下了头，从头顶红到颈背，不敢做声。

“元林驼背不是光棍！”贵生老板怒气冲冲的说，“他的老婆还戴着金戒指！”

“元林驼背一向是贪小的！”有人这样的说，摇着头，“这次可糟了！”

“放我回去吧，贵生老板！”元林驼背吃吃的说，吓得不敢抬起头来。“我准定消你的气！”

“不能消气就了事！象你这样的人也偷起米来，无怪我年年要折本！这得罚你一罚！”

“情愿受罚——但今天讨个情，贵生老板，放

我回去！”

元林驼背毕竟是爱体面的人，他看见人越聚越多，愈加站不住了。

“找个保来！”

“找……”

“你找的不算！由我找！”贵生老板心里已经有了打算，随便望了一望看客，便指着一个人。

“只有他可以做保！”

那不是别人，是元林驼背的叔叔梅金先生。他不但是元林驼背的叔叔，还是那一房的房长。他家里是有一点钱的。

梅金先生知道自己推托不得，只好答应了下来！“由我讲吧…………”

“好，就把驼背交给你！”贵生老板知道事情已经摆布好，便松手走进了店堂的里间。

一场热闹便就此暂时了结了。元林驼背不但没有偷到米，塌了台，连自己带来的篮子也早已被恶狠狠的米师父阿生夺去了。

当日午后，梅金先生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便又邀请了两个可以说话的人，奔来奔去，恳情而又恳情，事情总算解决了：元林驼背罚出一对一斤重的蜡烛，二十四个大爆仗，一桌十二大碗的酒席，唱一台书，外又大洋三十六元。

照贵生老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店堂里出了

事，必须敬一敬神，一对蜡烛，一桌酒席不可少；捉住了贼，放一点爆仗，唱一台书，可以杀一惩百，也不可少；一年三百六十日，罚他三十六元，保这一年中昌馀不再有被偷之事，也不可少。他又声明，他并不要这三十六元大洋，过了一年没有人偷他的米，他准定如数拿出来修筑街路。

元林驼背只好答应了。他虽然没有钱，他的老婆还有两只金戒指，一条华丝葛裙子，不够的再借一点。

第三天清晨，阿吉叔就忙碌起来了。他须到祠堂里去打扫，给唱书先生预备唱台，给大家预备凳子，点起一支香到桥上放完二十四个爆仗；下午还须揩桌子，分碗筷，一碗一碗的把十二大碗搬了出来请大家吃晚饭。

在座的七个人：贵生老板，梅金先生，梅金先生请出来说情的松林叔和定喜叔，昌馀米店的账房三先生，一本学堂校长林老先生，还有新从司令部回来的云富组长。这七个人里面贵生老板最有钱，松林叔辈份最高，林老先生年纪最大，云富组长年纪最轻，地位最高——他做了官，他自己是老爷，他的父亲是老太爷了。因此这一桌最高的上横头就让给了云富组长。梅金先生坐在下横头斟酒。

赵家桥人向来是做生意的多，做官的还不常见，象云富组长似的做到“长”，愈加是空前的荣

耀了。因此大家不复谈及偷米的事，都把谈锋转到对组长的称羡上去。

“赵家桥的风水转了！”林老先生笑容满面的说，“这一代出了一个文官，又出了一个武官，正所谓文武双全！”

“一点不错！”松林叔接着说，“司令部，教育部，都在部里！云富组长手下怕有不少的人吧？”

“有二十几个！”云富组长骄傲地回答说。

贵生老板立刻现出惊羡的神情，笑了起来，他觉得和昌馀米店里所用的人一比，数目差得太多了。他手下还只有五个人，连米师父算在内。

“这许多人自然都听你的命令，他们做点什么事呢，组长？”梅金先生探询地问。

“我发命令，今天叫他们到某处捉人去，限几点几分钟回来缴令，就得几点几分钟回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支手枪。”

大家都愈加惊异起来，他们觉得这个武官比文官威风得多了。

贵生老板偏过眼光去，睨见了组长洋装上四五块方圆彩色的牌子，正在亮晶晶地发光。他立刻又低下头来。组长的筷子一动，他就听见了那些牌子叮叮当当的声音。吃了一会，贵生老板发问了：

“组长，现在外面的情形怎样，可有新闻

吗？”

“新闻多得很，南京开了许多兵到九江去，快要和汉口开战了。”

“怎么说？南京这一国又快和汉口那一国打起来了吗？”贵生老板惊异地问。

“不是这一国那一国，”云富组长笑着说，“是南京政府和汉口政府。”

“那末我们赵家桥是归那个政府管的呢？”

“自然是南京政府！”

“那末，组长，这里打到汉口去，会打到天津吗？”林老先生害怕地问了，他的侄子正在天津的纺纱厂里。

“路差得远呢！”组长又笑了起来，“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相差十万八千里！”

于是林老先生释然了。

在牌子的叮叮当当的声音里，大家很荣幸的散了席。

贵生老板确信日后有什么事，可以不必害怕了：有组长在这里！

于是过了不久，果然贵生老板要相烦组长了。

事情是这样：他的女儿听见了祥生米店的老板阿真在批评他，说他敲元林驼背的竹杠！他气咒咒地跑了去，质问他和元林驼背的关系，不客气的问他是不是贼窝家。阿真不能承认，争骂起来，贵生

老板便是拍的一个耳光。他早已看不起阿真，现在遇到机会，便尽量发泄了。但阿真虽然还吃不起燕窝汤，却也不肯吃亏，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个师爷，往周家镇上的警察分所去告了。所长派了人来，要贵生老板去讲话。贵生老板活了四十多岁，还没有到过警察所，便去相烦从司令部回来的组长。组长欣然答应说："我陪你去！"他便大胆的踏进了警察所的门限。

警察所设在关圣庙里，两边满是凶狠的菩萨，来往的人都穿着白色的军衣，戴着白色的军帽，有几个还背着枪站着，显得愈加森严可怕。

"今天阿真可倒霉了！"他听见组长的叮叮当当牌子响，便愈加大胆起来。

阿真已在那里，低着头，坐在一条板凳上。

贵生老板便坐在旁边的一条板凳上，偏着头不屑望阿真。组长坐在后面另一条板凳上，杂在其馀似为打官司而来的人丛中。

约莫过了半点多钟，所长出来了，旁边跟着叽哩咕噜说着外省话的师爷，和两个背枪的警察。

贵生老板一眼瞟去，看见所长也穿着白色的军服，有一撇短短的八字胡髭，没有叮叮当当的牌子，只有一块褪色的黄布一半露出在口袋外。师爷似的人穿着一件夏布长衫，右手拿着一根打狗棍。

大家便都站了起来。

所长和师爷似的人坐倒在靠背椅上，没有注意到组长，便用不纯粹的本地话发问了：

“你是贵生吗？”

“是呀！”贵生老板大胆的回答说，回头去望了一望组长，他看见组长安然坐在板凳上。

“你打过阿真吗？”

一提到阿真，贵生老板心头火起了，“什么东西，阿真是！”他想。于是他便大声的回答说：

“打了他又怎么样！”

“王八蛋！”

贵生老板忽然听见了这三个字，同时拍的一声，左边面孔连耳朵着了一个沉重的巴掌。

云富组长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待贵生老板定了定神，回头去望时，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这一来，贵生老板吃了大惊，他知道事情不妙了，只好连忙认错。但认错已经迟了，还须判罚大洋一百五十元。

阿吉叔又忙了起来，该他丢了水车，洗了脚，穿得整整齐齐的送这笔款子到森严怕人的关圣庙里去。

贵生老板垂头丧气回家，还听了组长的埋怨，说他是“草包”，他一肚子怨气无从发泄，便又想出一个妙计来。过了几天，他跑到阿真的房东家里去抬了一个价，一定要租祥生米店的房子。阿真现

在每年只出租价二十元，他出四十元，倍了一倍。房东青山贪钱多，便答应了下来，天天催阿真搬屋了。

阿真知道其中的鬼，不肯搬屋，宁愿加房租。他也有他的妙计，某一天便又到关圣庙去了一次。

于是过了不久，事情又爆发了。

那一天是一个吉日。许多人家都在办喜酒，或嫁女儿，或娶媳妇。贵生老板也收到了一份请帖，早上九点钟便用红纸包了四角小洋，请人写上几个恭恭敬敬的字，揣在怀里，穿上一件半新旧的纺绸长衫，和平时一般的忘记扣上头颈上的钮子，往周家镇而去。放了人情，和局房先生说了一会，吃了一杯茶，吸了一支烟，离开吃正酒的时候尚早，他便踱到周家镇的一家米铺里去闲谈了。

“贵生老板，请你写一点捐！”

谈得正高兴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一个人在店堂外叫了起来。他转过头去看，来了三个人。第一个是四麻子，他的族里人，贵生老板应该叫他叔叔。其余的两个人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来是谁。四麻子说着就走了进来，那两个站在店堂外。

“又是什么捐，四麻子！老是跟着人家要钱！”他如平日一般的故意装出严厉的态度，和四麻子取笑起来。

“烟捐！”四麻子说，却没有一点笑脸。

贵生老板恍然大悟了，他记起来四麻子最近在禁烟分局里当差，这一次来是有根据的。

“胡说！我何曾吃烟！”他连忙跳了起来，板着面孔发气似的说。

“自有人知道的！”四麻子冷然回答说，“不承认，到局里去验一验！”

米店里的老板站起来了，他和贵生老板有一点亲戚关系，贵生老板也还照应过他。

“由我保一保好不好呢？”他说，“我打图章，吃完了喜酒，到所里去验，如其吃烟，向我讲！……”

四麻子到底和贵生老板是一族人，有点为难起来。但这时，站在店堂外的一个人进来了。

“不带到局里去，事情摆不平直！”他说着就伸出一只手来，扯起贵生老板的后领，“走吧！”

贵生老板慌张了。

“放了手，我自己走去吧！扯着不成样子的！”

“不这样，便会不知趣！”那个人说着就扯着走了。

贵生老板知道挣扎起来会更不好看，便只好跟着走。

这时街上已挤满了人，贵生老板低着头在人丛中匆匆走了过去。后面那一个人还提着他的领子，

为了贵生老板没有扣上前领上的钮子，后面愈加提得高，头愈加显得低了。

这样前呼后拥的，贵生老板竟走完了极长极热闹的一条街，转了一转禁烟分局，又第二次跨进了关圣庙。

人家把他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搜出一叠钞票。

贵生老板一见自己的钞票落在别人的手里，恨极了。

“这是一百元！少了一个向你要！”

但那人没有听见，拿着走了，却把贵生老板锁在小房里。

外面的消息飞也似的快，阿吉叔也出了二角人情正在周家镇上吃喜酒。他得了风声又忙碌起来，四面去奔走。他知道组长是没有用的了，又不在家里，便跑到两个和贵生老板常常打麻雀的乡绅家里去。

第一个是申新先生，他得了声息便披上簇新的蓝花纺绸长衫，穿着缎鞋，拿了一根乌漆镶银的打狗棍，带着阿吉叔到向伯那里去。

向伯的名字本来是向志，因为他现在上了年纪，又有名望，大家对他格外尊敬，就改了称呼，不叫他向志先生，叫他向伯了。

这一天正是向伯的孙女出嫁的日子，他非常忙

碌。一听见申新先生和阿吉叔的话，立刻气得牙须竖了起来。他原先曾和贵生老板约好，这一天午后花轿出了门．要贵生老板到他家里来消遣，现在他须得丢开了喜事去帮贵生老板的忙了。

他老人家满肚气愤，竟走得比年青的申新先生还快，不管路的高低，匆匆忙忙地跑在前面，第一个跨进了警察分所的门限。

这里是他们常来的地方，无须人引导，便一直冲进客厅，坐倒在朱红的靠背椅上。

所长听见向伯和申新先生到了，便马上和送茶的一起走了出来。

“两位难得过来……”所长操着不纯粹的本地话，很和气的说。

但向伯和申新先生只是偏着头坐在靠背椅上，装做没有看见，没有听见。

这时茶也来了。第一杯刚刚放在向伯身边的茶几上，向伯便拿起茶杯“乓”的一声，用力摔在地上了。

“谁希罕你们的茶！”向伯怒气冲冲地放着响亮的喉咙说，“你把我的外甥捉了来，想怎么办法！”

所长惊住了。他向来没有遇见向伯发过一次小小的气。他不敢说什么话，只弯下了身去。

“如其贵生老板吃鸦片，我也吃鸦片！把我一

道送到上头去！”申新先生握着打狗棍，剥剥剥敲着地板，严厉的说。

所长知道他们的来意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愈加深深地弯下身子去，喃喃的说：

“放……放……叫他们放……”

“放了不行！”向伯还是怒气冲冲的说，“一道到上头去！到县里去！”

“我来陪罪……开除他们……”

所长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才把他们送出了大门。

贵生老板也就立刻出来，如数取回了钞票，得意洋洋的跟在两颗救星的后面，重又走过了极长极热闹的大街。

过了三天，周家镇上贴出红来，写着四麻子和其他两个调查员撤差并道歉，同时还放了十二个极大的爆仗，告诉大家。贵生老板得到了胜利了。

但事情虽然这样了结了，贵生老板高兴了，另外却有许多人不舒服。例如所长，四麻子，和其他的调查员，都抹了一鼻子灰了。

于是从这不舒服中，又循环地产生了报复。

一天夜里，有几个人爬进了贵生老板的后墙，一直走进了他的小房间里。

“这次落在我们手里了！”警察分所的巡查员高兴地叫着说。

贵生老板不能再躲赖，只好摸出四百元钞票来，其余的两百元，立了一个字据，才开了大门，送巡查员出去。

第二天清晨。阿吉叔又忙碌了。他应该先到周家镇上的一家钱庄，随后再到关圣庙里去。

但贵生老板到底是在走运的时候，正当他吩咐阿吉叔如何如何的时候，组长从司令部回来了。

云富组长，现在已升了股长。这次的回家，与前大不相同。他坐着一顶轿子，前面一个兵，后面一个兵。他们肩上都背着一支短短的骇人的枪。股长穿着一身忽而变黄，忽而变蓝的闪闪发光的军服，皮带从肩上围到腰上，头上戴着一顶军帽。

贵生老板和阿吉叔奔出去看时，他刚从轿里出来，往自己的门内走进去。一双乌黑黑地发光的皮绑腿把阿吉叔吓得吐出了舌头。

“不怕了！……”贵生老板自言自语的说，便不再打发阿吉叔往周家镇去。

过了不久时候，贵生老板估计着股长已经休息过来，便踱了过去，把他的事情禀知了股长。

股长发气了。

“那还了得！你把这两百元送到警察所去，不如送给我的底下人还要好些！我叫他连那四百元也吐出来！”

过了一天，股长亲自出马了。他带了两个随

兵，雇了一顶轿子，便往周家镇而去。

阿吉叔也高兴起来，依着贵生老板的吩咐，摇摇摆摆地象封了官似的跟在股长的随兵后面。

轿子停落在关圣庙门口，门兵就喝着"立正！"行起礼来。

股长递给随兵一张很大的片子，上面印满了大大小小的字。

警察所长很快的出来了。他也穿着军衣，背着皮带，戴着军帽。两个人都举手到帽边。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随后所长便很客气的把股长请了进去。

阿吉叔很注意的看着，他看出所长不如股长的地方了：股长帽上有一颗三角的星，所长只有一颗两角的星！

"股长比所长高一级！"阿吉叔想，便觉得自己也威风起来，站了一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往客厅旁走了过去。

"不能少……"阿吉叔听见所长的声音。

"不能少，跟我到上面去领！"股长愤然的说。

"好！"阿吉叔听见所长也强硬的说，"上面去就上面去！……"

于是客厅里皮鞋声响了起来，所长走出来又走进了别一间房子。

轿子很快的又叫来了一顶，所长也带了两个背枪的随兵，和股长的轿子与随兵一起出发了。

"回去告诉贵生老板，我们到县里去了！"股长在轿里吩咐阿吉叔说。

阿吉叔捏着一把汗回家，他不知道这一去吉凶如何。"所长居然敢和组长到县里去了！"他想，"但无论如何，股长的星，比所长的多了一角！"

阿吉叔的见解不差，股长胜利了。他当晚就坐着原轿回了家，两个背枪的随兵也跟了来。

只是所长没有回来。

他不再回来了。

贵生老板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了。

祥生米店的房子不久就变做了昌馀米店的栈房。阿真那厮，从此再也开不起店来。

阿吉叔呢，也不再意外的忙碌，只天天种他的田了。

百花洲文库（第三辑）

黄　　金

王鲁彦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6　4.333印张　80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统一书号：10110·281　　定价 0.36元

百 花 洲 文 库

第 三 辑

黄　金	王鲁彦著
夜　会	丁　玲著
堪察加小景	沙　汀著
战前中国新诗选	孙　望选编
海沫文谈偶集	蒋天佐著
尊前集附金奁集	沮谋校　蒋哲伦增校
宋诗精华录	陈衍评选　曹　旭校点
茗柯词选	（清）张惠言选录　许白凤校点
赣第德	〔法〕伏尔泰著　徐志摩译
月亮下去了	〔美〕斯坦培克著　赵家璧译